學易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易集

（二）

劉歧著

學易集卷五

表

賀郊祀禮成表

肇稱禋祀。對越昊穹。慶熙事之告成。綿庶邦而均惠。郵音下逮。輿頌交欣。臣聞祭不欲疏。如神之豈歲之制。神何由降。厥有黃鍾六變之音。恭惟皇帝陛下。至誠感神。明德恤祀。緝熙累聖之典。茂對一陽之正。彰明察而合柔祇。報本始以侑烈祖。帝歆儲祉。孝饗流光。三階以平。知神靈之響答。一人有慶。宜惠澤之風行。臣夙奉明恩。茲臨近服。駿奔無路。竊抃于懷。

賀太皇太后表

天郊訖饗。帝室受釐。修賀慶之禮于宮中。沛赦宥之恩于天下。書文所被。蹈舞載懽。臣聞詩歌肇禋。以熙文王之典。漢徙泰畤。必就長安之郊。洪惟盛時。克有成憲。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聖。御成康之朝。心勞七年。體正萬事。海內充實。足以制禮而備多儀。天子聖明。宜其執玉以見上帝。乃稽列聖之制。肇舉圜壇之文。禮行一時。懽動四表。臣親逢盛際。服在近藩。雖莫預于駿奔。實退深于慶頌。

賀郊祀禮成表

升泰壇之燎。始竣事于國陽。下丹闕之書。遂覃禧于海寓。臣聞人本乎祖。莫如配天之崇。禮行于郊。是爲

饗帝之盛。恭惟皇帝陛下。丕顯前烈。翼宣重光。自迪典謨之言。克勤牲幣之事。四時歷款于原廟。五歲再見于合宮。神靈居歆。聖敬益廣。乃延長日之吉。肇舉圜丘之儀。頌思文之功。以追侑我烈祖。隆大報之義。茲徧走于羣神。至音繹如。精意孚盡。物以德享。神祇祖考既安樂之。恩如春行。鰥寡孤獨無凍餒者。書文所暨。蹈舞載懽。臣越在外藩。欽聞盛際。古有分土。雖莫預于駿奔。邦之榮懷。退不勝其竊抃。

賀太皇太后表

圜丘祀帝。大報而徧羣神。宣室受釐。推恩以及四海。臣聞漢家泰畤。因天子所都而爲居。周制肇禋。率海內之職以助祭。若古熙事。屬我盛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一人。纘承六聖。賞罰刑政之不悖。寒燠雨暘之孔時。七年于茲。百度成若。以此致享。固氣臭未達而誠通。宜其居歆。若影響相隨而福至。踵祖宗三歲之後。叶天地一陽之休。靈光燭臨。民氣和樂。亶東朝之共治。偉元祐之初郊。載祀之常。今日其始。臣夙叨眷遇。茲備藩方。職畏簡書。莫綴甘泉之仗。身先民吏。共揚嵩極之聲。

賀册皇后表

以世主之尊。而二姓之齊好。當陽亨之會。而六禮之備行。慶肇始于宮闈。福遂流于海宇。臣聞周有建國立制之利。以觀陰禮之修。漢稱繼體守文之君。亦資外戚之助。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奉承先烈。保佑聖圖。聿增治具之修。永言宗事之重。順迪經義。備舉國章。退深抑其私親。外博謀于庶姓。日咨種德之裔。乃叶俔天之祥。龜筮告期。已嚴于茂册。緯褕受服。將事于大宮。三靈交和。九廟增重。臣久參近列。方守外藩。

〔案〕此下有闕文

賀册皇后表

備行嘉禮。內統正于宮闈。肇建長秋。外始基于風教。書文所暨。蹈舞載懽。臣聞禮之本在昏。以承先祖之重。帝之嫡稱后。斯正小君之儀。人之大倫。古有成憲。恭惟皇帝陛下。道主簡易。治隆本原。勸學而民心親。正家而天下定。將執祼獻之禮于七廟。且視膳羞之養于兩宮。雖詩書所稱。本乎內治。然唐虞之際不其才難。所得塗山之賢。以充椒房之重。臣欽聞熙事。越在侯藩。身滯周南。雖莫綴甘泉之仗。化行江漢。行見誦關雎之詩。

賀同天節表

正陽主夏。物迎假大之期。浹日爲旬。數備萬盈之義。天佑帝歷。時生聖人。慶邦國之休祥。極海隅之歌頌。恭惟皇帝陛下。功貫天地。聖侔祖宗。朝廷宿道而向方。蠻貊請命而下吏。作新憲度。招籲俊良。置天下于山嶽之安。結人心于膠漆之固。周家卜歷。過七百載之期。漢殿稱觴。上千萬歲之壽。

謝先公復官表

沒齒蒙辜。稍從昭復。闔門瀕死。更許生還。聞命震驚。感恩哀慟。伏念先臣某孤立一節。歷仕四朝。先帝擢升。本由神考之遇。元祐論列。實踐熙寧之言。繼諸老以立朝。先衆人而去位。黨議大起。削籍無餘。誣搆橫加。蓋棺未已。賴先帝徐察無根之語。迨陛下大布惟新之恩。雖極孤危。亦蒙貸宥。重念臣嶺表數歲。門中

十喪。舉室遷離。先臣客殯于他所。有司逼迫。老母病終于半途。骨肉無以相收。道路爲之流涕。巢傾卵覆。分無此生。雷動風行。忽有今日。矧屢下夫恩旨。且備聞于訓詞。察蒙惡之未昭。稍還舊秩。憐墜緒之將絕。更錄諸孤。勢已解于倒懸。理實均于再造。此蓋皇帝陛下道極溥博。德隆寬仁。聽不惑于忠邪。惠無間于存歿。聖恩加痛。死者不可復生。孤臣孑然。泣盡繼之以血。未有糜捐之路。莫酬覆幬之仁。

謝職名表

至恩優異。事出非常。小已空疎。心知弗稱。莫敢辭避。徒切兢凌。伏念臣族緒寖微。器能素薄。偶蒙收錄。遂致使令。頃自西州。擢居東部。指授綱領。皆面奉于德音。環走道塗。以身行于使事。豈敢妄論繩墨之外。庶幾自竭斗筲之餘。比上奏于計書。忽下頒于詔旨。寵踰華衮。已驚天語之褒。榮極登瀛。更冒儒林之選。喜心生于望外。愧汗溢于顏間。此蓋皇帝陛下道貫兩儀。德參七廟。作新王度。治舉三代之隆。訓飭臣工。明照千里之外。有如微賤。亦賜獎成。謹奉詔條。敢不深體朝廷之美意。稍溫學問。亦以勉副君父之誤知。圖報之誠。死而後已。

謝加恩表

宣室受釐。璽書行賞。均被配天之澤。不遺小國之臣。臣聞奠玉實柴。極聖人之能事。加地進律。示人臣之至恩。慶熙事之告成。率庶工而大賚。莫陪顯相之列。預享褒嘉之榮。渙汗既周。循牆莫避。恭惟皇帝陛下懋昭一德。在宥萬方。靡專饗于神禧。使並膺于帝祉。恩如乾造。知覆幬之難酬。命輕鴻毛。誓捐糜而自竭。

謝昭雪表

投畀讒人。已悟告言之妄。蠲除詔令。更申論坐之寃。沒而有知。死且不朽。竊以前世論事。下敢告之章。法家原情。著反坐之律。未有私書謬悠之謗。可致公朝夷滅之刑。緊彼無良。搆爲不令。因黨友之尺牘。形閭巷之廋辭。引鷹揚尙父之言。誦高貴鄉公之語。靡慚嗤鄙。惟幸詆誣。既內歉于不根。又陰虞于後患。禱其付火。固絕意于上聞。託以屏人。復何施于參驗。不攻自破。欲蓋而彰。巧誰謂其如簧。市共知于無虎。雖毀者挾怨。必以惡聲。而小人乘危。遂爲奇厄。密謄舊札。歷遺衆仇。險不啻於山川。食無餘于犬彘。逮從吏訊。幾誤國章。意所株連。人以股栗。浩有漂山之勢。岌如累卵之危。賴先帝照矚之明。察權臣吞噬之患。特迂淸問。少緩嚴科。然而先臣諸孤。終以屏廢。闔門百口。益復幽囚。禦瘴癘者十喪。隸臣妾者三歲。無罪且至于如此。大戮亦何以復加。會上聖之龍飛。破羣疑而冰釋。譴累所逮。訴告必申。悼前日之禍機。嗟何可及。掛有司之罪籍。名或未除。用再瀝于肺肝。敢上塵于旒扆。理無難者。宜靡悼于改爲。事已灼然。遂悉從于釐正。此蓋皇帝陛下乾行以健。離麗而明。體大舜聖讒之方。廣有唐辨謗之略。孤忠素節。事已白于九原。弱子幼孫。誓各堅于一死。微生何算。洪造難酬。

露布

擬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尙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罰

罪弔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啓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制火牀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臠割刲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寃。衆心徯后。如望雲霓。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于半年。乘勝連平于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入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遛。于正月二十七日巳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于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牓。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鎗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崑崗之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卽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襟。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算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既入。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幷僞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等。幷舉國軍兵。及太史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

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等朋助劉銀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講奉露布以聞

擬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啓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于臨照八紘皆入于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年僭僞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分裂土疆累朝皆遇于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于英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姦詐之謀況李煜本是駿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鞠育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壘欲爲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深含垢志在包荒輟青瑣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詣于闕庭庶盡銷于疑間示信特開于生路執迷自履于危途托疾不朝堅心背順士庶咸懷于憤激君親曲爲于優容但矜孽豎之愚蒙慮陷人民于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于用兵大江特創于長橋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鎰歸迴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虵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兇徒則刦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蹕周歲卽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竟効其先登蟻虱自

悲于相弔。臣等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于網中。李煜生擒于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于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遙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僞署臣僚以下若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歌時樂聖慶快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策問

經學

問六藝之學。亡于秦。存于漢。然自漢以來。諸儒異論。當時無以折衷。故兼收而並用之。施、孟、梁丘易。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公、穀、春秋。皆立學官。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綜所以久六藝之傳者。諸家之助爲多。國家廣學校。訓經義。易詩書三禮皆列博士。此甚盛德。至于春秋則尚謙遜未遑也。意者其有待耶。且左氏公穀之書。自漢至于今並行。未能偏廢。將採劉歆之論。皆立學官。則疑非所以一道德。將攷三家之言而去取焉。則質之聖人。孰爲得失。不然。雖陸質、啖助、孫復、石介之徒。苟有得于聖人之意。無不可立者。此皆學者所宜言。上之所宜聽。諸君其著之。勿忽。

武功

問昔馮奉世有功外國。蕭望之以爲雖有功效。不可爲後世法。奉世卒不得侯。郝靈佺奉使。傳默啜首至京師。而宋璟恐後之干寵者爲國生事。踰年纔授郎將。此兩公長慮顧後。謀國深切。然往時義陽擊斬樓蘭。定遠通道西域。錄功受封。流澤後世。施設之致殊科。而詳味其旨。良各有以。夫主上乘先皇帝討擊之威。元年。夏人犯塞。不戰而遁。二年。縛青宜結。西羌震讋。此亦乘釁投隙。不可失之機會。脫有志略之士。憂國發憤。見機而作。一建非常之功。則議官文吏。得無拾蕭宋之餘以扼之耶。幸折衷其是非。試豫爲之處焉。

治法

問周之盛時。法謹于上。人循法于下。有善莫之蔽。亦不能蔽。不善不能容。亦莫之容。信誕實僞。不可掩如此。故五州相賓。所賓必進。五家相保。所弗保必廢。當是時。在上者無爲也。取舍寄之衆心而已。傳曰。鄉與朝爭治。蓋謂是矣。國家一德同俗。爲日已久。宜若靡然向風。比隆三代之盛。今也猶患其不然。人無常心。士無正智。昔所是者。今以爲非。此所貴者。彼以爲賤。私義偏聽。詭情匿智。上莫得而察也。使天下之人。爲善不得進。爲惡不患廢。如是者非特草野之民。學士大夫預有焉。其故何哉。夫豈教之不至歟。將賞罰未明。好惡不一也。今將鼓厲風俗。使好惡不殊。情實無隱。取舍同于上。有同于成周之時。諸君以爲何施而臻此。由堯舜而下訖于周。道德明。法度正。著于書。具在也。自秦而下訖于五代。則得失成敗之致。爲多故矣。其迹亦有史存焉。學者據經論世。自秦而下或略弗道。抑嘗攷之。高光創業繼統。文景風俗醇厚。武宣

制作中興。顯肅嚮用藝文。語兩漢者。于茲爲盛矣。蜀與魏抗衡累世。二晉雖遷。享國尙久。中原江左。建立相望。唐有天下。興于貞觀。盛于開元。肅憲文武。皆號治世。彼其所志所爲。所造所就。雖不一道。然施爲之方。其必有得。傳不云乎。亂國之法有可隨者。況歷世之盛而可略哉。朝廷稽考古事。施之有政。厥如弗及。諸君其按舊史著之篇。以待採擇焉。

勸農

問先王井牧其田野以任民。什伍其人民以治野。制爲法令。使參相得。然後建官設屬。爲之帥厲。當此之時。田疇則闢。溝洫則治。倉廩則實。雖有水旱。人無菜色。傳所謂積于不涸之倉。于此有焉。國家疆理海內。靡田不墾。穀粟之獲。不可爲量數。又有常平義倉。以逮貧阨。公私之給。宜若裕如。而歲一不登。人有飢色。至或陷于死亡。何其食之不贍也。夫利原于天。物布于地。古之天下。亦今之有也。而多寡贏不足如此。無乃民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糜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夥。歟不然。治野之法。攷于古或未中歟。古人有言。行其田野。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諸君以所見于今。攷所聞于古。遠思利害所在。庶將與執事者共之。

通商

問古者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而天下無事。夫錢刀之利。布帛之用。金錫木材。魚鹽果蓏。器服織嗇之物。彼

編戶齊民。闕一不具。有不可以終日。而況上之人哉。故先王制商賈之職。使之通功易事。因利轉徙。非有調發期會。而遠近之貨交足。此亦天下之至術也。及至後世。上好而下有甚。無用之器。難得之貨。紛紛爭出。于是游手益衆。本業益壞。諺曰。農不如工。工不如商。蓋農之人一。而工商之人百。自漢以來。議者發憤爲言。未之有改。國家承平歲久。生齒充盛。游手末利之人。視前世不能加少。然而貨賄之積。猶有所未通。此其故何也。夫二邊爲國捍蔽。常患穀貴而食不給。三江五湖衣食之原。然錢幣不足。而有貿易之患。吳楚之材木不勝用。而殽函之人穴居。渤海之魚鹽不勝取。而鄒魯之人藿食。至于器械百工之物。不相爲用者。難以毛舉。然則無乃不足于貨乎。夫商賈繁而貨賄盛。此理勢宜然也。今交利者衆。而貨利不通。是必有說焉。有司方究利害之所在。以救斯弊。諸君不可以不告也。

兵法

問漢使韓安國、王恢議匈奴。安國欲勿擊。恢以爲擊之便。卒有馬邑之事。漢不足法也。然兩人持論議。往返斷斷焉。有足觀者。諸君試爲漢計。宜如何而可。因擇其言。亦有可爲今日用者乎。傳曰。地利不如人和。此至計也。然趙奢先據北山。秦不得逞。武侯出斜谷。宣王屯渭南。惟視中原之得失。以爲成敗。由此言之。爭地之利。其亦不可以已耶。抑秦趙之所取舍。與魏蜀之強弱。自有辨也。古人有言。不至學古兵法。不以法亦可以濟乎。吾子考古人之已行。與吾子之所蘊。并著于篇。待上之求焉。傳言技擊不可以遇武卒。武卒不可以遇銳士。銳士不可以當節制。節制不可以敵仁義。夫節制之不可當。仁義之不可敵。其理甚明。

至于技擊武卒銳士之優劣如何。〔案〕此下有闕文

考工

問工、天下之末作也。不備末則本不立。不制其末。則本安得而立乎。故先王之法。工之在官者。六分其官而工居一。工之在民者。四分其民而工居一。多寡之數。以是爲稱。猶患其赴之者衆。則爲術以權之。不飭宮室。不靡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者。殺無赦。當此之時。持規矩繩墨以事上。與游手末利之人。法度之外。無敢爲也。今承平歲久。生齒充盛。繡組雕鏤。賈生董子之所不能道者。尚多有之。而戒禁之令。漢唐之所能行者。或未舉也。如是而欲事簡財省。風俗樸厚。以成德化之盛。顧不悖哉。今將考古之所可行。擇今之所宜禁。諸君子以爲安所適從也。

啓

監司賀冬啓

伏以士炭平衡。氣適推于火勝。地雷觀象。時方慶于陽生。恭惟某官性質敦閎。才猷高妙。膺此澄清之寄。隱然聞望之隆。宜上天之降康。協大雅之求福。某坐縻吏狀。阻造賓墀。祝頌之誠。倍百常品。

賀保馬啓

伏審祗奉恩綸。榮更使節。獲依仁庇。深切歡誠。某官風力敏彊。性資溫厚。道洽士論。政爲吏師。隱然聞譽之隆。膺此澄清之寄。方朝廷更新于馬令。俾郡縣講究于詔書。非有通明之才。孰當臨按之選。果膺褒擢。

實快觀瞻。眷春律之將窮。仰使臺之尙遠。茂惟德履。日擁休祥。益冀保頤。下副頌願。

到任謝執政啓

比叨詔檄。誤賜守符。驅馬過家。懷章入部。以材資之素薄。當事任之非輕。惟感與憂。以夜繼日。伏念某、降才不腆。賦命多艱。間被選掄。秪速罪戾。免官歸郡。滿歲奉朝。豈謂上聖推含垢之仁。諸公篤念舊之義。輔郡甚劇。實難備員。官資尙輕。俾爲假守。況事功交作之際。當殘廢未完之時。大非顓愚。所克稱副。某官爲國造士。因能任人。兼聽百官之成。不遺一介之賤。非徒假以光寵。亦將責其勤勞。儒者舒緩養名。願以爲戒。古人造次集事。敢不自強。庶酬己知。少避官謗。

代任舅謝執政啓

准告以宗誼前通判沂州日監督捕獲賊人張開等。蒙恩特授某官者。小盜逋誅。方積淹時之懼。洪恩疏寵。忽叨增秩之榮。伏念某奮自艱危。困于穴散。習知田里之事。久服簿書之勤。法令爲師。人何容于私意。夙夜匪懈。事不見其難成。拊心自信于平生。投老但甘于常調。憶昨竊攘嘯聚。村落驚騷。坐慙銷弭之功。往持督捕之令。吏兵致命。魁黨就擒。職分固所當然。賞典獨安取此。茲蓋伏遇某官甄冶萬類。銓衡百僚。庶事康于股肱。太平期于旦暮。迪上以先王之典。欲好善之獨優。納人于君子之塗。故疑功而惟重。是令窮陋。有此超躐。重念某名弗掛于黨人。年未加于耳順。素非狂瞽。胡肯退臧。徒以叢衆責于一身。未能供卒歲于千指。冀沾眞館之俸。且便汶田之耕。然而力未逮心。得不償失。痛強仕之不再。感盛時之難逢。儻

垂拔拭之仁。尚有激昂之氣。申于知己。聊以陳情。

昭雪先公謝執政啓

上聖端臨羣賢。拱輔萬事。罔有勿理。百姓自以不寃。洪惟累朝欽愼庶獄。匹夫輒讞。尚戒毫釐之差。大臣見誣。可容白黑之眩。憶昨禍起不測。謗加已亡。陷燕桑之謀。聖主覺其書詐。抱田貫之義。志士或以死明。備見不根之情。猶施及嗣之罰。窮海萬里。兩柩弗歸。毒瘴三年。一門垂盡。肆龍飛而虎變。聿睍見而雪消。藐是諸孤。首蒙拯拔。實雖甚厚。名則未然。且將而必誅。豈容降等之坐。而否則無罪。安用會赦之文。載援疑辭。上求決語。初屏錯于羣枉。又刋落于舊章。詔音一傳。士氣如洗。此蓋某官房杜在位。內魏有聲。直道以盡大臣之能。虛己以應天下之務。推引人物。不間戚疎。馴致上恩。以及存歿。重惟先正。早預常僚。晚歲離騷。魂竟招于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于故人。幸山公之在朝。痛介侯之無祿。霜露所感。日月有期。然而貶降之秩未還。弔恤之恩尚闕。扶杖以聽。終觀詔令之行。造膝而陳。更賴弼諧之助。言盡于此。涕不自收。

到任與鄰郡啓

比叨詔旨。來領郡章。學術闊疎。彌切官箴之畏。聲光密邇。敢忘鄰寶之依。某官政術吏師。材資國器。方均勞于外府。行輔治于中朝。竊仰素氣。實勞鄙素。

書

上文潞公書

月日具官某。獻書太師潞公執事。天下之達尊三。其備福五。凡有一于此。足以高世。而執事體全德。履盛位。處乎聖人之時。勳勞福祿。崇顯光大。自朝廷之所倚重。士民之所歸仰。武夫孺子。山陬海澨。聞執事之風。頓首斂衽。而某不韙。欲以言語文字。形容其風。肆言之則詞費。約言之則意奪。決非稱謂譬喻之所能及。因不敢不敍其所以來。而自致其意。某不佞。無他技能。惟讀書論世。考已然之事。以識其非常之人。以是爲見也。言論風旨。又無所傳也。三十餘年矣。則以其所以稱者識之。相望乎寥寥。而心跡之妙。如自其眉宇中得之。其下遺書野史。靡所不究。必識其人而後慊。其于前世之士如此。而況處今之世。以學爲官。竄名士大夫。而目不識執事。獨與武夫孺子山陬海澨之徒。嚮風而斂衽焉。豈其本心哉。方士大夫羣趨堵進。忽前乍卻。爭毫末于執事之門。而獨抱區區之本心。逡巡不進。亦非苟以爲異。誠各有趣也。今執事以王勳國功。歸之朝廷。以完名全節。付之當世。而獨收其不貲之身以去。前日之羣趨堵進。忽前乍卻。爭毫末于門者。殆將望執事之僕御而不可得。某于此之時。而識執事。承其顏。聽其聲。悠然問。貺然辭。以比夫遺書野史。期古人寥寥之中。竊自以爲有得焉。遂忘其愚。伏惟加憐而進退之。幸甚不宣。

代陳伯通見許少張書

某聞之也。有以制天下之動而不勞。有以羣天下之散而不亂者。法是也。法之精、出于道德性命之微。而其粗、入于政刑號令之末。惟其出于至精。則非聖人有所不盡。及其入于至粗。則匹夫匹婦可以與知。是故創法以詔後世者。聖人者。因時改作者。賢人也。以死守之者。有司也。不敢私議者。衆庶也。士之生于世。

幼而讀天下之書。長而論天下之事者。備矣。然而無異于不敢私議之衆庶者。何也。不得其位。則不預其事故也。是故天下之士。患無其才也。有其才矣。患無其位也。有其位矣。然而又無以異于以死守法之有司者。何也。不得于上故也。故士之退而不得其位。則不敢私議。而不足進而得於上。則因時改作而有餘。此世之君子。所以守道俟命。以得其位爲難也。以得其位爲難。而又況得于其上者乎。恭惟執事。道業之純備。學術之精明。士大夫所以歸嚮屬望者。固已厚矣。側聞朝廷重念荆湖。遠方政治。未盡其理。再以察訪之權委執事。執事可謂內有其才。外有其位者矣。道業學術。足以自結于主上。而至誠密勿。人之所不聞。則所以得于上者。又可知矣。士大夫平昔之所以歸嚮屬望者。莫不引領以觀。所爲某實荆湖人。預聞盛際。固已欣快。而又里閈之相近。耳目之相接。有不能忘心者多矣。然不肖之身。孤窮僻陋。甘自齒于衆庶。亦已久矣。今者幸當無所不用。言之聖時。而復遇執事求欲用言之際。拳拳之心。願進見于門下。苟賜頃刻之間。而垂問焉。則匹夫匹婦之愚。或有冀于賢人君子之擇也。臨紙不勝區區。

代進士洗翰求見郡守書

某聞之。豫章之木。其長九仞。瞰壑而視。肩于尺箠。陽朔之石。其廣百圍。踰嶺而望。方之累卵。此無他。勢卑者隱其長。勢遠者蔽其大也。士生而貧且賤。越在下國。身與鄒魯諸儒、齊楚辯士、燕趙奇節之人。風馬牛不相及也。貿貿俜俜。耳目坐廢。不聞搢紳先生謦欬之音。其勢何特瞰壑之卑。踰嶺之遠。雖其瑰意琦行。陵厲秀發。久將日銷月耎。終就鄙吝而已。又況才質本薄。濟以僻陋。非有九仞百圍之實。而欲以高且大。

望于世之人。亦何可得乎。以是當食輟餐。中夜忘寐。歷觀古人相與之際。彼皆目擊道存。一笑莫逆。悟合之妙非言非默。若有法度存乎其間。某不佞竊嘗有志于此。又讀莊生郢人匠石之事。知夫忘言之辯。在人者易工。而不動之質。在我者難持。思遇當時所謂賢士大夫。一試其意而得也。恭惟某官名卿之後。以學爲官。事業顯著。聞聽有年。所以出分符守。實來此邦。而某以邑子諸生。贄言進見。以言其文。則羣趨堵進。忽前乍卻。何道之有。以言其情。則無非是者。凡某官一語一默。邦人視效者。某實有得焉。而某之于閣下。必待語云而語。默云則默。則亦豈某之所試者哉。閣下有忘言妙斲之功。則某也亦將無卑遠隱蔽之患。古之人所以貴賤賢不肖常相爲用。而身名俱榮。未有不出于此。某之受賜。不已多乎。區區惟閣下諒之。

答孫彥文秀才書

某頓首。彥文閣下。伏承臨訪。惠書辭意鄭重。出于好問。因見期以先生長者之事。非所敢知也。朝廷廣庠序。隆師儒。道化之流。際天接地。士之生斯時。患不爲而已。苟加之意。不出閭里。而師友之益。絃誦之樂。舉在于此。所問而通。所學而得。所欲而至。故事半古之人。而功倍之。莫便于斯時。況以材質之良。加夙夜之勤。譬如巨魚縱大壑。右洞庭。左彭蠡。洪瀾巨浸。惟意所適。其所乏者。非水也。而顧視潢汙行潦之潤。獨欲一涉焉。則亦過矣。夫經術論說之微旨。古今治忽之已事。諸子百家之餘意。彥文探討之至。復熟也。然而辭章之變。隨世損益。故前人謂英華出于情性。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

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其論大率如此。彼數子者。非出于三代陶冶成就之力也。而原其情性之美。則卓然足以高世。況庠序淵源有若今日。而篤學好問又如彥文者。則三代之文。體制具在。彼數子亦何足以睥睨乎。比聞有司患程文汎濫。思得雅正之詞。以勵學者。彥文資粹秀發。爲詞章以副有司之求。在加之意而已。

答趙子文書

承子文不復調官。日與家妹齋素參禪。虎兒已令披剃。子文又多入諸山。尋訪尊宿。篤好如此。衆所讚歎。某學無所得。言不足採。顧諳歷稍多。又骨肉之故。不能忘言。子文上有慈親。下有妻子。諸緣未散。要當隨順。家世門戶。要當主管。今留情如此。諸事得無偏廢。一也。古人學道。以彈琴設喻。謂緩則無聲。急則斷絕。要令身心調適。乃可證入。今改易平常。暴自刻厲。大節急矣。日長月遠。何以引久。二也。學道在心。不在形迹。今罷官改業。夫妻粗糲。小兒無知。亦使披剃。此但出家門庭餘事。正使全家削髮。山林遁迹。苟心地未安。終必無益。若心念相應。在家修行。亦自有優婆夷經。三也。入道無門。無處非門。古人問答。言語才是一節。故曰十二時中。許爾一時外學。何謂外學。謂學佛法。然則十一時中。其意可見。今求師問話。決擇因緣。外學進矣。遂以爲道盡在此。無乃不可。四也。古人學道。途轍不一。而無意爲主。子文今日之事。乃因長子喪亡。悲惱自失。有激而然。似非無意。他日年祀寖遠。悲心更微。刻苦之力稍倦。則退速之效。可跂而俟。五也。事難毛舉。聊陳五說。若果能以無意爲主。以退步爲進。除去執著。身心如一。誠如是。雖不學諸方。何以

尙此。所謂家世門戶。父母眷屬妻子。皆是佛法中事。何常妨閨區區。竊爲子文安此。或曰。聞勸人精進。不聞勸人怠惰。某曰。古人不云乎。爲破戒人說持戒法。爲持戒人說破戒法。故美食非不養氣。過飽則患生。毒藥非不害性。當用則病除。顧用之如何耳。尙須欵見面道。

與張侍郎書

某頓首。芸叟宮使侍郎。某屛跡田廬。人事廢缺。累年書不至門下。亦久不奉賜教。晁詠之朝奉來。能言動止。以慰馳情。知今春尊候少違和。尋以康復。又知令子繁惱。高年常情。所不易堪忍。惟達觀遠照。當自有度。此非鄙淺所敢擬議也。德望惟舊。悠然退處。而士之傾仰愈深。尙厚自愛。爲斯文重。某有哀懇。非門下無當告者。昔先人行己本末。信于士君子。固久。晚歲遷謫。亦與諸公同過。身後誣謗。又蒙聖朝核實。已賜昭洗。則事皆無可言者。獨私自念。舉葬已久。壙中隧首。皆無碑誌。生平事蹟無所載。日復一日。尙幸先人交友。有數公者在。雖未嘗相親接。見勞苦。而諸孤實歸賴之。如長途炎暍。遙見美蔭。差彊人意。今諸數公者。稍稍淪謝。存者益寡。更復隔闊。欲一望見之。且不可得。況欲熟其話言。則先人遺美。遂將泯沒無所質問。一念及此。心死形廢。忽不知夜之旣旦。某行年六十一。衰殘多疾。如是就死。終不瞑目。以是歸誠門下。日夜念之。至復熟也。意者碑誌雖不可作。先人有文集三十六卷。儻不惜數刻之暇。一爲序引。使先人平生大略。得以槪見。不識聞此亦憫然有意否乎。伏惟哀憐聽許。身當伏屛。思口陳至誠。而東西遼阻。輒以尺書干冒。舉措不中節。亦惟有以諒之。文集不敢寄遠。謹錄其目上呈。鄉人曹欽若文林。聞其請見甚數。

因其歸任良便。敢附此書。如蒙賜報。卽卜日別走家僮。往詣聽命。臨紙不勝拳拳。

代人求薦書

某聞士生而貧且賤。君子不以爲窮。惟愚不能自立。不見收于賢人之門。君子以爲窮也。古之士。衣不兼食不屬。曾不以爲憂。則以有世之賢者爲之歸。賢者推誠。汲汲如恐不及。亦以世之窮人。惟我是賴。當今之時。寬厚得士。操可爲之勢。若執事者。乃下之所難遇。而厄窮困躓。愚不自立。若某者。亦上之所罕見。伏惟赦其狂。使畢其說。伏念某結髮而仕。奔走郡邑之吏。三年于茲矣。兢兢業業。竭智盡慮。不敢有毫髮之過。然亦未嘗有涓埃之功。公卿大夫憐而薦之者。亦有之。而終未足以應銓選之格。以是年愈老而身益困。若此者不謂之窮。可乎。今天幸乃在執事之部吏。吏無賢不肖。爭出迭進。以不得干執事爲恥。其病窮久矣。而不思所以自達。則愚何時而瘳乎。可否之際。惟執事少加憐焉。不宣。

學易集卷六

序

温道士字序

熙寧十年冬。余侍親京師。間則訪故舊與語。而得温子。其爲人大抵恭而和。喜讀書。善談說。然少而有目眚。居欲就清淨。避事自養。益浩然欲遠引者久。而不欲去其母。明年夏。余居定力寺。晝有道士叩門且入。余愕視。則温子也。問其故。則居于醴泉觀。事其師王慶之既閱月矣。爲余道其詳。已而泣且請曰。某不孝至于此。昔先人捐館舍。母氏蓋甚少。而安適貧約不少倦。爲有子也。某不幸以疾。不得寧而去。雖母氏安伯氏之養。聽許之去。獨不歉于心乎。將何以教之。余聞而悲之。因語曰。古之人稱不孝有五。子曾有一于此乎。且擇其術。安其身。不以不義施于親而終之。君子謂之孝。而義之厚薄。勢之疏密。則不預焉。子殆似于此。雖然。猶有告也。京師聲利之宅。非有佳山水。而緇黃聚集。視天下爲多。蓋語默動容之間。有足以施其親者甚衆。子之質誠美矣。又知吾言而終之。誰以子爲不孝。他日又請曰。某之師名之崇道。願得字以爲戒也。余曰。所謂道有以加于孝乎。子惟勉余言。則無媿于道矣。乃字曰孝叔。而書前日之言遣之。遂以爲序。

傅坦之字序

古之人有身被窮約。而簡易佚蕩。曾不戚戚。如漢之揚雄者。有富貴利達。而內不自得。奄奄如唐之韋執誼者。夫得而悅。失而戚。亦人之常情。而兩人者如此。由是言之。今居世悲憂愉佚。繫其心所處何如。而身之利害不預焉。蓋人之不可誣。久矣。內直則安。內不直則歉然之色。不謀而生。彼雖陰自閉匿。陽爲充肆。自以爲有處。而不情之徵兆。見于面目之外。以是而享榮名。躬利澤。特以身而寄也。其心雖欲一日逍遙。且不可得。況有所謂直道而行者哉。夫惟昔之達者。視處其身。如庖丁之處其刀。恢恢乎其游于世。無入而非樂地。此無他。其心直而已。傳所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其是之謂乎。吾友傅子少好學。外簡易而內淳至。名曰坦之。其體定矣。然一有愧于中。則將有不果坦者。乃爲之字曰無愧。夫人之處其中者。誠無愧矣。則披心委情。雖之鳥獸蠻貊行矣。況于人乎。況于州里乎。使不幸而貧且賤。則揚子是已。未能無愧也。則險僞將不召而至。雖一語一默。且不得以直達。況于出處乎。況于利害乎。幸而富且貴。則韋氏是也。又何足道。蓋營持是以相天下之人。凡詭形匿智。俛仰低委。號爲崇深。以自阻固者。彼皆有至愧于中者也。豈不欲爲坦直。而心實使之如此。何可誣乎。然則自斯術以往。豈特吾子志之。吾實志之久矣。期與吾子共之。

東原集序

吳人聘魯。聽歌風雅頌。而識其國俗之變。及其得失之迹。漢儒稱民性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備論四方分野。稟受各異。某少時讀之。以謂性一爾。事物雖異。豈其人或殊哉。而驟聞歌辭。亦豈能盡識其故。如目覩

然。是皆史家傳會。嘗私竊疑之。及身壯且老。以事適四方。多與其人遊處。歲久漸漬。熟其情僞。雖曰土風所致。而其人資質淵源。故自有不可同者。頗已驗班生之說。又得其所爲文觀之。詳味託寓之情。以驗其所效于後。班班多中。則季子之智。未易爲不知者道。然後乃知少之時。信理而不信事。于學爲陋。昔我先人。蚤以諸生從鄉先生龔公學問。數道公剛毅誠慤。行安而節和。其爲文章。似其爲人。蓋上世居萊蕪。徙淄川。又徙東平。皆在齊魯儒學之地。自孫宣公、賈存道先生、泰山孫徂徠、石二先生、兵部王公、吳文肅公、李天章公、十數人者。皆以經學治行大顯于時。而公繼之。磊落相望。立乎大中之塗。世所謂醇儒樸學。誠在齊魯爲多。則分野之論。于是焉信。公有易說、文中子說、臺諫奏議。皆別爲書。藏家。論策記銘書序詩文凡若干篇。爲東原集五十卷。其言深博爾雅。造次必于信義。人皆知非淺丈夫之作。而或未能深探其旨。異時智識之士。一歷耳目。則所謂泱泱乎。渢渢乎。必有能辨之者。公沒後三十餘年。曾孫愔。能讀公書。求文爲集序。顧某也何足以知公哉。以所聞于先人爲詳。故書卷末。以自致其景仰之意。某年月日謹序。

萬佛名經序

趙郡李侯常武之夫人樂安孫氏。自常武歿。屏居里第。閱誦藏經。積十餘萬歲。鈔取佛名。類聚次第。數至一萬。使其子周南、召南繕錄成書。析爲十卷。題曰萬佛名經。嗚呼。善哉。未曾有也。昔在無數劫時。有同名佛、同名國城、同名父母、同名眷屬。佛言使我住世微塵數劫。說此同名佛數。終不能盡。況復種種異名。由是言之。佛名廣博。無有央數。非佛與佛誰能知者。然薄伽梵爲舍利子說七佛。爲善作長者子說八佛。爲

彌勒說十三佛。烏波離問三十五佛。妙光世中五十三佛。乃至過去莊嚴。未來星宿。見在賢劫。各有名號。若千若百。若廣若略。廣或億萬。略惟一二。非限量也。非多寡也。應其機緣。隨其願力。故無限量中示爲限量。無多寡中說有多寡。今夫一人之力。十數歲之間。期至微甚眇。而受持成就。遂盈萬數。亦云極矣。不可有加矣。學道者安住空寂。捨諸亂意。端身正向。不著形色。繫念于佛。唱其名號。入于一行三昧。了知十種功德。誠如是。雖一佛所。足以種諸善根。故暫稱南無。滅罪塵劫。具足十念。棲神淨土。而況增益積累如是之多。又復書寫受持。展轉流布。使未聞者得聞。未信者起信。如人處闇。照以燈燭。如人方渡。助以津梁。不離于此位。而萬佛之名現前。推原其功。自夫人起。其爲利益。寧有既耶。抑嘗聞之。一切諸佛法。如像如光景。如夢如水月。故色與虛空。等爲幻事。佛及衆生。均是增語。然則謂名號畢竟有。何異說食充飢。謂名號畢竟無。亦應喚火得水。學道者如是思維。如是悟入。然後于諸名號。一意自信。雖不誦猶誦。此之不知。而逐于音聲氣息。胸舌喉吻。雖誦猶不誦也。可不察哉。夫人之子求爲序引。因試論之。以成夫人之志云。河間劉某序。

後序

夫人世家錢唐。曾祖贊。隨錢俶入朝。賜以官。祖質。父量。皆擢進士第。妣李氏。常武姑也。世爲婚相好。故始笄歸常武。常武事親孝。得官無仕進意。沖澹不競。人物爲鄉里第一。夫人與爲體。宗族皆謂之稱。皇姑王太夫人嚴重謹禮。罕能順適。惟夫人是安。寢疾久。夙夜服其勞。禱于上下。請以身代。喪居哀次。因得羸疾。

彌年乃有瘳。已而亹亹綜家事。調護內外。人情感服。尤好施。求者靡不厭其意。孤嫠來歸。如仰慈母。奬護成就。曲有恩意。視人困厄。猶己困之。大寒輟衣衾。當案推飲食。惟恐弗及。人或爲夫人難之。雖其子亦稍從容勸止。夫人笑而不應。雅性無嗜好。服用極儉薄。閱佛書。解其要義。晨夕禮誦。非有故未嘗輒闕。蓋常武歿後十有六年。享壽六十有三。大觀元年正月二日。終于適寢。二年七月十三日。祔葬常武墓河間劉某既弔夫人之子周南、召南于廬。他日。又弔于殯。二子同辭泣曰。先夫人積行勤勞。備有衆善。法應銘。顧其子孱陋。莫爲介紹于世之顯人以得銘。日月逝矣。念先夫人所錄萬佛名經。夫子嘗爲序。意者益著副篇。載其行事。并納諸壙中。儻亦可以爲銘矣乎。某曰。是亦銘也已。雖然。序經可能也。若曰。夫人之事敢辭。又固以請。迺採掇事蹟。得其實爲後序。如二子之意焉。

鄭州原武監碑陰後序

元祐六年八月。天水趙公君錫以監牧使守鄭。問其屬曰。原武監、吾先大父文定公所請建。歷年滋多。中廢而復。其事迹本末。固宜有存者。吏閱故牘。不能槩見。或得故邯鄲李公淑所爲監記。良悉。而其石毀亡。公覽之慨然。將復紀刻。會易守宛丘。八年四月中。公自陳復來守鄭州。礱石前具。乃使節度判官朱浚明、推官孫勰書篆。李公舊記。凡慶歷丁亥之官氏。咸敍刻之。又使管城令劉某別爲後敍。刻諸其陰。按原武監由慶歷而後。官守事治。如邯鄲語中無所改。逮熙寧七年四月。河南使者有言。始析而入之。八年罷南北兩使。其監悉廢。于是賦馬給軍。墾地爲租。廬舍器用。聽他有司射取。或拆賣之。旬月之間。其地爲墟。

又十有三年。有詔復爲監如故。以京輔近郡保馬八百匹。六縣故地千四百五十五頃有奇。隸焉。是歲。鄭始復爲州。諸役並興。而監尤急。緡錢所發。不問名籍。吏毋得舞文。番休以百計。而奔走執事之人。自稱詔以六十日爲期。期足而畢。凡爲屋八百二十有四。官居園舍吏卒之區。前記所有略具。而井棚溝封植藝之事。其職在縣吏者。歲歲增治之以爲常。以今會之。一廢一復。費累巨萬。而歲之經用不預。此亦傑役。而七年于茲。未有書。夫國馬、大事也。利害之數。上之人實圖之。則何爲而廢。何爲而復。固無得而記云。至于事物名數。及其歲月。烏可以無識。抑聞之。異時孳育之法。常在沙苑及河北。而原武沙苑諸監。專牧養而已。今並河竭澤。馬皆他產。不能暑濕。故登駒之賞。設而未應。牧地散接田疆。華離相錯。其形如犬牙。如蠶文。如罽之著面。非截彼屬此。公私易置。疆理未可得而治也。溝封之法。廣深三尺。其崇再倍。又植之林。以爲阻固。歲時湮圮。工以千計。而丁壯數輩。獨任其責。一捐閑粟數百千斛。以募貧民。則倍爲崇深。可支十歲。嘗得是三說于邑人。其言雖未必盡是。要必有可擇者。故因敍前記。纂輯後監之事。并錄其說。以備有司攷焉。八年五月一日序。

闕題

粵自靈山拈出。葱嶺傳來。天下嚴林。分枝布葉。石霜古月。海會重圓。界在祖山。隱若敵國。誰主茲地。演公其人。惟公系本坤維。化行淮甸。三提祖印。二紀于茲。仁義道中。空華發果。荆棘林內。石筍抽條。莫將優鉢現前。翻作葛藤會去。本覺首座。見推道伴。俾述敍言。兎角龜毛。敢期有實。狐裘羔袖。終愧非宜。紹聖二年

十月四日序

般陽集序

往歲守官鄭圃。地當孔道。西游釋子。多所延接。問其所詣。非五臺卽招提。招提、西都道場。今芙蓉湖老人楷公、昔所棲止。大善知識。徒衆輻湊。幾在臺山。分受禮謁。其後遷寓東州。機緣句偈。往往在人。風聲所臨。靡不歸嚮。于是臨淄趙侯。慕公偈頌。號般陽集。詒書鄙人。請爲序引。某早歲信道。老無所得。究觀妙語。欲加形容。而悶乎情忘。嗒焉辭喪。夫與豹除斑。未之能也。爲蛇畫足。豈其然哉。嗚呼。洞山之後。五世而幾息。投子以來。一傳而大振。興衰、天也。亦由人歟。政和五年十月望日。河間劉某序。

金石錄序

東武趙明誠德甫。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論。以攷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若干卷。別白牴牾。實事求是。其言斷斷。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版摹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摹印。其爲利害之數略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流事遷。則遁離失實。後學欲窺其罅。搜抉證驗。用力多。見功寡。此雖校之士。抱槧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景亟稱之。以爲名言。彼哉卑陋。一至于此。或譏邢邵不善讐書。邢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別本是正。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當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僞妄。皎

皎可信。前人勤劬鄭重。以遺來世。惟恐不遠。固非以爲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廣爾。豈專以爲玩哉。余登泰山。覩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目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攷。猥曰是碑之誤。其殆末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則望而知之。直差易耳。今德甫之藏既甚富。又選擇多善。而探討去取。雅有思致。其書誠有補于學者。亟索余文爲序。竊獲附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書。

金石苑序

東平劉繹如成叔。裒次前代金石刻爲書。不以世代歲月。獨以得之先後爲次第。取其先大父素所藏著卷首。凡得四百袠。目曰金石苑。請余文爲序。始余識成叔。時年二十餘。方以進士得官。時時來過余舍。所誦說已多鐘鼎間語。其後又十四五年。每見每進于前。今遂以成書。亟有請。幅袠大小。頗得中制。裝褫亦精好。覽之殊可喜。自三代漢唐迄于今。金石遺文甚多。蓋不可爲量數。湮沈消落之餘。所存猶不勝計。然而散在四方。遐僻幽絕。人力莫能盡致。今所有如此。其于玩心游目。亦可謂有餘地。則成叔之苑。不足恨其小也。雖非長洲博望。彌山亘谷。而比之託寓迫迮。無所散懷。不亦既富矣乎。余友人滎陽王怡彥適。身爲縣令。而夫妻手裝碑本無虛日。職事曠。被拘不得去。而不悔。浚儀董之明子。年少。亦收藏古今刻辭。壓疊成誦。數遺余東漢以前墨本。東武趙明誠德甫貴公子。酷嗜古學。倣歐陽公集古。攷定同異。爲一家言。今成叔又有是書。且言當滿千袠乃止。士大夫好之篤。而余未識之者。又不知其幾何。昔人刻石爲二。一

植山上。一沈水中。又多卽山磨崖。大書深刻。彼其意豈徒然哉。所以期望于後之人至深切。而常情漫不領略。視碑之存亡。何啻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嗚呼。世常得如數公者。可謂無負前人哉。近有知名士文學著稱。間其書笥所藏。赧然自失。徐曰爲有力取去。余每向人說數公。必舉此士爲對。蓋語勢當然。則今所書。亦不得而略也。

泰山秦篆譜序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都縣。立石刻辭。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惟二世詔五十許字。而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摹得墨本。以慶歷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摹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摹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椎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于是泰山之篆。遂

成完篇。宋歐陽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爲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幷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于屢報。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閒。久幽沈晦之跡。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新。茲可尙也。如親轝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民。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陲作垂。體作禮。昆作後。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爲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旦而屬之大夫。衞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于琅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琅琊殘字。亦有五夫字。然則夫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

記

馬氏園亭記

元豐癸亥。余侍親在宋。冬十月。舅氏自汶上來。問訊慰勞。從容燕語。遂及鄉里宗族。故舊朋友。徵存弔亡。嘉興念廢。曰甚哉人事之多變也。昔之崇墉邃宇。岌嶪輝煥。今或散蕩離析。列于編戶。昔之膏腴沃衍。田賈畝金。今或荒穢不治。麋鹿是保。昔之聯車列騎。繁纓闢繡。今或重胝累胼。逡巡道下。昔之博珍善味。醇醲滑甘。今或日晏嗷嗷。饘粥不入。至于日改月化。朝戚慕悅。處者出者。少者老者。語未既。悲歎嘻吁。愀然變容。慨然而問曰。異乎哉。何其廢者多而興者鮮耶。余避席曰。不然。休旺代謝。消息盈虛。天之有也。川竭谷虛。丘夷淵實。地之有也。而一興一廢。人豈逃之哉。且草木之將榮必悴。龍蛇之將伸必屈。溫室洞房。吹

臺歌榭。寧獨非昔之牢獄犴狴乎。火耕水耨。陸海之地。寧獨非昔之荊棘丘墓乎。由此觀之。貧不必不富。賤不必不貴。興者未足恃。廢者未易絕也。且東平之爲郡。左岱宗之鎭。右鉅野之澤。自崇岡峻嶺。以至通溝長漕。水陸之珍。魚鱗雜襲。通闤帶閭。延甍接棟。居者櫛比。來者輻輳。此固天府之地。余親之所安。將卜環堵之室。以爲居者也。若乃舉強振弱。興滯補廢。憂患相恤。功力相成。樂事安業者。右之掖之。惰游弗率者。左之振之。使所居移風。人人嚮勸。此則所望乎鄉人之賢者。固亦賢者之用心。何獨嘆異之而已。于是舅氏欣然喜曰。子言是也。然吾何足以及此。吾所善馬生希古。其先力產起家。已而寖弱弗振。至生以醫顯。復其業如初。葬其三世城西南原。卽墓買田。築室以老。庶幾有終始。若是可嘉也。子其以是說遺之。以慰其勞。以戒其終。諷鄉人之不然者。儻亦可乎。迺錄其言。俾刻石于壁。舅氏樂安任某。記者彭城劉某。書石南陽蔡某。

曹州重修學記

仁宗皇帝慶歷四年。詔書下取士教養之令三事。其一曰立學。郡縣之吏頓首奉詔。庠序並興。而曹實近潘。久之缺然。皇祐中。錢明逸爲州。始以令從事。學成郡之東南隅。其事具錢公所記語中。及熙寧初。以經攷士。立教授官。事益衆多。而此學不以時繕治。歲月披靡。浸陋至不可支。來者徘徊引去。學以狀言州。州言監司。累章數十。莫肯應者。元祐三年。轉運判官張公景先以錢二十八萬。畀州使新之。轉運副使胡公宗回益給二十萬。州乃選屬官綱紀葺事。以故址卑下。雨輒注室中。則盡撤屋隱以瓦甓。增崇三尺有奇。

度屋以尋。其崇不能二尋。深亦如之。則五分其崇深而益一。故門在西北。由大衢益折而南。如入陘中則廟前翼張兩門。門有巷以達于衢。後庖在東。與學官比舍。廩廥顧在其後。則改卜于西。寬饒下地。車重易至。滌濯出焉。惟廟及兩堂。可以因舊。則苴補塗㼜之。其弗可者。輒更之如此。先是召人計之直百萬。因怠者數矣。會王公子韶、韓公宗古。皆以儒館久次。相踵爲部。下車攬政。以學爲急。而所選屬官與學生之執事者。通事務。有心計。商略調度。轉材儲貨。新故相足。物物經意。役徒雖髡鉗肯靡。然劇易番休。飲食豐浹。勤者別賞以金錢。無不畢日而作。故財力雖薄。而功遂倍。或言大姓子出入學舍。宜有助者。衆謝不然。曰徒擾之耳。無益也。一毫不干人。人亦不知。凡爲費四十八萬。踰三時而學成。周以重階。袤爲兩序。中奠廟室。環列生舍。夏有夾窗。冬則重箔。會講說于橫經。決疑難于主善。禮器之藏。經籍之府。賓客之次。煬爨委積。諸所宜有。皆備無缺。又裒美材。搆亭沼上。淪沼而疏之。藝木以爲陰。氣象肅遠。得閒燕之勝。明年春。釋奠于廟。用幣庭宇。明邃儀物。大稱登降興復之節。不加舊而肅敬自新。靡不感勸。已而序賓席齒。飲食堂上。獻酬拜揖禮成而罷。退就次舍。絃歌讀誦。于于愉愉。以學爲樂。誠不知暴慢鄙倍之心。安自而起。所謂爲善易。爲不善難。于是乎在。鄉人長老。乃始太息出涕曰。生無益于縣官。而所以教毓成就其子弟。至深甚厚。不有紀刻。何以示不忘。某備員學官。雖微人言。固願列之。按曹地、房心之分野。堯作成陽。舜漁雷澤。皆在其地。而溝澮之潤。接乎洙泗。粵有聖人之遺風焉。故史家稱其人重厚多君子。好稼穡以致畜藏。然他日號爲事劇。選將必以精急趣辦。而其人亦習爲慷忮。以抵法禁。痛乎風俗之所移。豈其本然哉。昔文

翕化蜀。學者至比齊魯。朱博大改齊俗。則禮節如楚趙。匹夫自行其志。爲效如此。況以天子詔令勸學教士于聖人風化之地。又王城百里而近者乎。往時濟陰之士。蓋有授徒數千如曹伯山者。定著六經之文如張子儁者。遠人從學。執經壟畔。如孫仲彧者。後來人物輩出。不減前日。其以位顯者。人人能言之。不復論著。其餘學行自勵。尚多有之。世未之聞爾。今學成士萃。禮行一鄉。此固學士大夫知名之時。勉之哉。何遽不如二三子者。某雖且終更而去。異時過境而問。庶幾親以身見之。惟日望之。元祐四年二月一日記。

鄭州滎陽縣移建新學記

滎陽爲鄭屬邑。直衝衢。界兩京之間。于治固劇。其地通達易野。在前世爲戰墟。及建郡縣。更廢徙。則又兼有三河諸陵錯雜之俗。凡爲邑者。平旦視事。操牒負劵。排決而入。丁壯垂白。紛列庭下。臺符府檄。金穀趣辦。是其尤急。其次稊稗數敘。連證會逮。而民所赴愬。曲直論決。顧在其後。已而吏戢戢取判于前。其事或米鹽毫忽。而案牘積累。至溢凡格。心目憒眊。漫不暇領略。矧敢可否。則亦奮筆書諾。或遣期日而已。如是日旰乃取嘗食。又經涂貫其闤中。行李所取道半天下。使客旁午。一物不應。呵罵立至。其聲洶洶。率常至乙夜迺定。余亦爲邑。其勞大約類此。而陽羨蔣侯之爲是邑也。頗立條目。分別區處。朞月之間。以治辦稱。于其暇時。改築孔子廟學。輸財赴功。不勞而集。前日之庳陋頹靡。今得爽塏之勝。庭宇儀物。一一告備。始于仲春甲寅。訖于季夏己丑。是歲秋上丁。躬率吏及諸生釋奠于廟。絃歌讀誦。以時肄習。由是長老欣欣以學成爲慶。嗚呼。人知樂成而不深惟其始之勤。是猶爲不知侯者。邑人請余文爲記。故敘其本末。繫之

以詩。詩曰。猗嗟新學。其舊維何。中堂不藉。麋鹿有家。我營來斯。匪筮匪卜。霅然陽開。人得耳目。嗟爾邑子。壤陿而汙。夫豈不學。莫與爲居。小學大迷。小慧大愚。云誰居之。不在我侯。嗟爾邑士。侯則厚女。弗撓弗遷。迪以鄒魯。非侯實能。尙其自厚。我歌此詩。以告永久。

歲寒堂記

東平李公。自熙寧間。歷藩服。登從官。言論風旨。在人久矣。中歲退休汶陽城東崇仁坊之里第。地近而曠。帶園爲宅。隱然靜深。有山林丘壑之氣。卽其第中構爲虛堂。不侈不迫。制度甚古。其旁松竹蔽虧。不受風日。不改冬夏。榜曰歲寒。日與賓客遊適其上。公歿。鄉人敬公之居。歌詠不怠。于是歲寒之名。著聞于人。公之子常武。屬余文以爲之記。居亡何。常武卽世。余亦南涉江淮。踰嶺嶠。更八九年乃得歸。而常武之子復以爲請。嗚呼。余自成童拜公。退而與常武游。忘懷莫逆。至相樂也。歲不我與。死生契闊。三十年間。欵窾陳迹。而余又至堂上。追惟曩時之人。如對方策。閱古人姓名。邈乎不可見已。顧視此身。如憶往日之夢。而忽復夢至其處。怳然自喪。悠然太息。政復太上忘情之士。不能不以之慨意。而況余多難易感。從衰得白。顧欲以蒲柳之質。而誦後彫之語。豈不謬哉。雖然。抑聞古之人。始生三歲。見恆河水。念念不停。已踰六十。而覺者示以無童耄性。旋嵐偃嶽。野馬漂鼓。而通人著論。謂之不遷。然則歲月貿易。事物流變。彼自爾爾。吾何預焉。公與常武雖身可使死。而不可奪其所好。風尙磊落。如有生氣。余雖早衰善忘。而省念平昔。如雞鳴後。顧瞻東方。終有精色。此固常武所以見屬。余亦自信而不疑。尙何可以易此。因敍而書之。以遺其子。

使歸刻石。以識其先人之志。而余亦私自警焉。崇寧元年三月十五日記。

歲寒堂記 〔案〕前歲寒堂記爲李常武作。此篇爲兄子偘作。雖標目相同。實係二記。

人有是心。不能無感。感有邪正淺深之異。而所以感之者。固不一也。觸于外而感于中者。其感淺。積諸中而感乎外者。其感深。凡一語一言之間。一事一物之微。卒然而遇。介然而覺。其機躍然。動乎其前。皆感也。豈若涵泳德澤。薰陶教化。如南國之于甘棠。而不忍翦伐。晉人之見峴山。而泫然流涕。蓋其流恩遺愛。蘊積于中者既深。則寓于物者。宜其久而不替。至如放逐不偶之臣。羈窮無聊。見屈潭賈井于邂逅之頃。亦爲慨傷而歎息。遁逸曠達之士。過鹿門星瀨剡溪谷口。未有不遐想其高風雅尚。而欽羨之也。此亦性情之所不能無者。若槩之以尊德樂善景行好修之感。則有間矣。若夫前賢既遠。不得摳衣撰杖。接其謦欬。親其典型。寤寐永歌。瞻望不及。或得其經行遊宦之鄉。讀書講道之地。封值疏剔。創爲亭榭。立爲祠宇。表揭褒崇。以致其懷古仰高之思。以衍其流風餘韻之傳。此固秉彝好德之良心。非其感于中者。有積累之素。安得于歲月既荒之餘。而能溯在昔之精英。振既往之休烈。若有所迫而不容自已者哉。先大父煥章。幼孤力學。肄業于郊外精舍。鄉先生默成潘公。一見奇之。指庵前竹命賦詩。卒章有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之句。潘公大嗟賞。刻其語竹上。自是教均子孫。厥後大父辱交當世名公。刻苦磨礪。奮身儒科。由長沙邑被召守嚴。易信。復歸郎省。入侍經筵。一讒去國。凜然風操。著于麾節者三十年。某在支孫中。生之日最晚。欲求昔讀書之地。堙鬱不聞。歲在癸巳。嘗侍撝堂劉公。見履齋先兄于伯父之塋舍。教言甚款。歷言

其所以卜甃之由。其地爲眞懿大師淨信庵。卽大父隱約修藏之所。指其路旁之井曰。此眞懿所浚也。緩步後岡。披删荆莽。而指之曰。此眞懿之堵也。眞懿實爲大父之母舅。某旣竦然展禮。顧瞻徘徊不忍去。明年。履齋卽世。其子偘不忘先兄之意。榜此庵曰思泉矣。歲在丙午。始榜其堂曰歲寒。取大父詩中之語也。蓋其更練世故。而得于涉履者漸熟。探索義理。而得于講明者漸精。故尊德樂善。景行好修之感。歷三世而如新。等百年而一日。豈不以大父自立之卓然。于是仰止其艱勤。宣暢其幽眇。欲以厲其勇往追念之志。復以告詔其子孫乎。倘非于父師之訓。沈涵浸灌。有日新之功。何以越十有餘年。而寄興于堂扁者。鞭辟益親切。而趣向益悠長哉。于此可驗其學矣。今夫長松之下。苦甃露闌。原泉淵水。利澤沾溉。酷旱不涸。行道之人。固已飽其甘冽清泚之味。是亦足以慰子之思矣。猶恨刻詩之竹。蕪沒不存。然今日之脩幹寒梢。傲霜雪。拂雲霄。虛心勁節。挺然而成林者。非此君之本支餘裔歟。某歲一登再登斯堂之上。追念先世種德流慶之所基。師友淵源之自始。故迹隱然。日邁月征。風聲消寂。惕焉大懼。且有媿于琅玕翠色。猶鬱乎其蒼蒼也。間竊自念皇覽錫嘉。適符章句。尤汲汲焉惟恐學荒行墮。無以上緝乃猷。凜乎一髮之引千鈞也。風簷月牖。與偘相期。同保歲晚幽貞之操。其志亦有年于茲矣。暇日堅請書其顚末。不敢固辭。敬爲之記。重陽後五日。宗叔某謹書。

碑

慈應大師政公之碑

鄆須城大谷山。昭善崇報禪院住持。賜紫慈應大師文政。姓令狐氏。生須城。令狐村其家。相傳唐彭陽公楚。是其上世。再從父頌。天聖中爲殿中丞。族子相如。今爲朝奉大夫。大師幼不戲弄。踰冠度爲僧。護持戒律。以謹密稱。通大乘經論。入諸講律。老師宿學。善其咨叩。故丞相河間劉公。葬三世大谷西山之陽。以恩置寺。賜額昭善崇報。度靜人如令。歷選于衆。乃以大師住持。爲第一代。披榛棘。立基址。種藝樵汲。惟日不足。已而緇素信服。赴者接踵。寺娓娓向有成。今林樾蔽虧。宇像輝煥。薰修供養。報國恩。己亦報佛恩。又受鄉人勸請。造天寧大像。建開元三門。費皆千萬。而施者樂輸。爭付之。權衡稱量。洞入纖介。既成。咸懽然喜。得未曾有。性寬多恕。雅不忍言人過失。犯而不校。未嘗以色加僮侍。議者謂恢然長者。衆中舉無與比。鄉人士大夫。下逮里巷老稚。皆愛之重之。一無間言。凡住持二十七年。政和三年五月辛卯。示疾就滅。春秋六十九。僧臘四十五。弟子崇能。亦令狐氏兄子之子。實嗣寺。八年二月壬申。與諸弟子新福等共二十八人。歸全身建塔大谷東山下。去寺四百弓。占地縱橫十有一肘。乃勒銘石。永伸哀慕。其辭曰。衆稽首。慈應師。歲三九。獲衣止。天華姿。法泉涸。孰求我。覺導師。爰結集。建茲塔。便時日。赴山谷。忽奮厲。如復生。又號慕。如始亡。藐我等。懷聲欬。守護此。刹利羅。維願力。所加持。續慧命。永無盡。大宋政和八年二月壬申立。

贊

李氏繡佛贊

稽首慈悲父。相好光明藏。應現行願力。針縷妙措成。我觀因緣空。亦非自然性。種種皆心造。是心非造者。

佛子不思議。熾然一念生。諸聖所加持。具足千百億。我願如是故。造作及見聞。過見未來等。同承佛記莉。

又贊

巍巍堂堂。妙莊嚴聚。一念現前。非針非縷。文聞已彰。何妨金露。滿月當空。誰知在處。

古器圖贊

想古之人。悠哉邈乎。我獲其器。賦象在圖。有客見之。笑此展轉。閱斯勤斯。其人云遠。我欲曉客。耿不能言。退觀古人。恍獨如存。千載寥寥。不在圖外。謂不信者。取器以對。

題跋

題醉道士圖

唐劉餗稱僧繇畫醉僧。僧賂閻。令加冠子爲道士。此說謬甚。然好事者多信之。二閻貴顯。取賂僧徒。已自難信。又位置衣服悉異。而云但加冠子。尤非近理。畫史稱范長壽、何長壽皆師僧繇。各有醉道士圖行于世。余見人家數本。人物多少大小各不同。安知非范、何所爲。而必云閻所加張本。其不然明矣。韋誕懸籠書榜。鬚髮盡白。王子敬獨謂定無是事。太宗傳呼畫師閻立本。張彥遠深論其厚誣。龍眠李侯。猥亦信悠悠之談。聞子敬、彥遠之風。其有媿夫。

題醉吟先生傳

河間劉某。往歲浮舟南邁。與岳州太守許公實同塗。相約爲江行棲宿守望之侶。致相樂也。居亡何。公欲

之宮。因別去。今年到泗上。聞醉吟先生。聲稱藉藉。一日見過。愛其風尙蕭散。問之家世。則固許岳州之嗣。又出諸公所爲傳贊集敍酬贈書跋之語甚衆。嗚呼。岳州有賢子。世之名士交口稱述之固宜。而某也幸知其父子于先後二十餘年之間。今先生所養超越。不汲汲于富貴。此政朝廷所欲待以不次。行矣強飯勉之。遂將有立于世。非但賦詩飲酒。如是而止。某雖衰晚多病。尙庶幾及見之。惟日望之。

闕題

古道釋二教源流。至隋而止。初班氏漢書立藝文志。其後諸史皆闕。至長孫氏隋書乃有經籍志。幷載二教所行書甚備。其辭詳贍有敍。暇日錄此。以便觀閱。自距國朝五百年間。二教興廢多故。皆可攷見。欲爲文續之。病未能也。

銘

來賢橋銘

筠于江西爲支郡。地左而勝。號稱道院。其邑故建城。今爲高安。其水爲蜀水。亦曰錦水。自西南來逕州治。然後衝貫城中。東入于贛。並州諸山有大溪。又從東北來注之。所謂來賢橋者。此溪也。故時不梁。居人爲篗輿。或略彴。交錯石上。取過往來。扶攜岌岌。行者病焉。邑子陳仲吉獨捐家資。改創石杠。縱五十有八尺。廣十有八尺。培兩厓以爲崇。而其隩乃八九十尺。始于紹聖二年九月。成于明年三月。陳氏有子爲僧。曰本明。學于泐潭眞淨文禪師。余嘗識文于豫章。又與明遇汶上。他

日明請余爲銘。因不得辭。銘曰。

亘亘法梁。來賢之鄉。注之錦水。翕爲貢章。懸瀑十仞。流沫瀰瀰。莫敢以亂。矧敢以厲。爰斲其堅。中廬之石。是齒是翼。是堞是辟。跨其上征。猋不見迹。穹隆連卷。隱虹雌霓。康莊九衢。閎此尋尺。爾來衝衝。過以枕席。維水可渝。維石可泐。我銘載之。俾也無斁。

董耘芝石銘

芝爲名。葆蓋亭亭。三秀九莖。衆所傾。石爲實。巖嶣屹屹。風脊雨骨。保而質。

熊石銘

熊之祥。石之壽。祚子孫。薦永久。

蜀舍銘

某郡王萬寓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浚民所爲記。過須城劉跂而請銘。爲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耶。吞若兩川。坤之維耶。危乎高哉。上青天耶。赤甲白鹽。峙峨眉耶。楮杖薯蕷。吸蹲鴟耶。一物不有。而不無耶。噫嘻此舍。是眞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臥以蜀息。陰燕陽魏。吳越璀錯。徘徊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學易集卷七

傳

錢乙傳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曾祖賓隨以北。因家于鄆。父顥。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乙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爲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嗣。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乙始以顱頖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瘈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亟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逢之。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乙本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發。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臟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無何。左手足攣不能

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滅處劚之。果得茯苓。其大蹤斗。因以法噉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門不冠屨。坐臥一榻上。時閒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有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入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攜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痢方始。乙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爲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都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無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癇甚急。復召乙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宜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症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強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卻。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臟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係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乙曰。謹視之。

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乙爲方博達。不名一家。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于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誤。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所生本末。物色名號。退攷之皆中。末年攣瘁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爲。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逝。二孫今見爲醫。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嶺。觀氣象。至月餘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欲復得之。何由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掇其章章者著之篇。異時史家敍方術之士。其將有攷焉。

玉友傳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爲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爲庾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十日。大寒凝流而不冰。世稱以爲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惟甘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既仙去。歷千數百歲。挹之輒出。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然時時猶復往來人間。今玉友卽壺公也。爲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經就春。方士中黃生白水眞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與差擇陶汰。復修儀氏術。烝烝柔和。羣居化之。雖蓬室甕牖。投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爲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說。皆不得間。故人徐公爲郎。言于朝曰。此臣

家中聖人也。去遊荆楚。荆州牧虛齋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生春秋玉杯書。閱而起。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晚從王公子至山東。山東聞聲爭交懽。河間老人一見心醉。歎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能名其器。命史筮之。遇需䷄之比䷇。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粹中。冰雪與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鄰。殆將有不虞之好。得于燕樂之閒。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寧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族既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爲平原督郵。爲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衒鬻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吏。狎溺尤甚。號爲懽伯。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漓。縣官既覺之。因著爲令。盡收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于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別。獨玉友不然。瑰意琦行。門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于時。既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平居罔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皆睠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丐所及。人忘其少。讒者或恨其不滿。聞而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玉友與桐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歡然絕倒。老人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赧然內熱。爽然自失。人怪而問之曰。見吾玉友耶。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其不從人間來。其爲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于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我良

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眞者百無十二。至于官府及市肆。若裨販之家。雖願見之。終不往。浮沈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尙矣。其後分封。以邑爲姓。有中山氏。靑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郫氏。此皆著姓。日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彰。獨以德稱。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攷其出處。此與薊子訓、左元方何以異。浮沈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于君。故余爲之攷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于斯焉。

誌銘

渤海西門參軍墓誌銘

君諱楫。字道濟。姓西門氏。曾祖旦。祖成允。終南宮令。贈左諫議大夫。父介。終尙書屯田郎中。贈左朝議大夫。其先出于魏鄴令。唐季散遷。再徙渤海。家世儒學。以長者稱。至君尤好學立義。重然諾。名聞北州。友人王大年母死。貧甚。君不待白大人。裒婦裝賵之使葬。與王肱俱客。而肱病且死。君躬訪醫。挾持臥起。至具棺斂。表識告其家。乃去。是後賴君脫艱窘。類如此者。尙衆。尙書郎當任子。君次最長。辭曰。楫累以進士薦久。猶以恩釋褐。而弟聿方壯可任。及致仕官一子。又推與季弟中。中固辭。乃受太廟齋郎。親喪。哀毀成禮。族人敬重之。無閒言。會郡有獄。弟肅當逮。其勢張甚。君奮曰。肅、聿皆爲吏。中好學。類不可使被汚。吾老無用。其卽罪。因身會逮。隨問而承。弟與族人持不可。君固不變。繫之累月。獄吏歎息。不得已具牘。竟坐免官。吏守門。奪取告身去。聞者爲恨。而君恬自得。久之。更赦調象州司戶參軍。不赴。元祐元年五月九日疾終。

享年五十五。三娶玉田高氏。二男。輅舉進士。幼早世。女皆嫁士人。諸弟與輅以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葬君渤海萬福里之原。使鄉人王宜狀行事來請銘。君少從家君游。某得熟其爲人。大抵發憤悃愊。節疏而氣閎。專趨人之急。終不以身困阨故悔止。其人既去。或自名。遂閉弗道。君亦不恨。曰。固何傷。嗚呼。君可謂無負于人矣。銘曰。嗟若人。蹇不逢。彌億年。尙幽通。

陳郡袁府君墓誌銘

元祐六年十月癸未。陳郡袁府君諱百之病終于家。八年十月庚午。葬開封府雍丘故里之原。政和元年秋。君之子疇自杞如汶。請銘于河間劉某曰。先子之喪。大父大夫公泣謂諸孤。非深知吾子不以銘。已葬而銘。將納諸隧。後歲餘。大夫公亦捐館舍。諸父。幷舉故縣之藏。先子行事因弗果書。訖十九年于茲。昔者先丞相在位。其取人也以無意。先子之見知也以無求。謂之深知。其殆如此。敢以銘。累丞相之子。其幸碑之。死且不朽。某固嘗聞君之爲人。謹以君仲弟東之所狀事蹟敍次而爲銘。君字必強。其先許人。後徙雍丘。曾祖楚材。國子博士。贈都官員外郎。祖穆。太常博士。贈大中大夫。父詵。朝奉大夫。母王氏。德興縣君。君少奇穎。北海吳公奎、趙郡李公師中。一見異之。登進士第。調郡曹。歷縣令。遷幕府。以選再爲州教授。積官至左奉議郎。天性孝愛。已壯。猶嬉戲親側如兒時。仕宦常擇比近。率五日一通訊。過期皇皇。不能以日。母喪哀毀。勺飲不入口三日。不得已于父。彊進粥。因得羸疾。中歲浸劇。享壽纔四十有四。爲人美風致。夷然蕭散。善談笑。博學軼于文辭。嘗讀董生仕不遇賦。歎曰。命在天。不遇其何憂。道在我。奚往而不可樂。又方

以天下爲憂。安知遇之非憂。方自樂其樂。安知不遇之非樂。迺作樂不遇賦。其辭類騷。眉山蘇公見之笑曰。不見此作久矣。平居恂恂。需緩。至遇事侃然。不爲骫骳。逢州遞卒盜貸所護錢。當死。君爲掾讞之曰。錢委窮卒。實誨之盜。乃與寇同抵罪。死非法意。州不聽。固爭。且曰。終不以一官易七人者命。竟論減死。其後君坐失出。免官。而囚已決。不復改。河東行和糴法。遇蓄歲蠲稅十八。而糴如故。計司仰給。衆莫敢言。君爲從事。被檄。躬行田壟。索室廬。具以實告。部使者又條利害大計言府。府爲言于朝。某州水蓄。官吏諱之。督賦自若。人情洶洶。君爲學官。歎曰。顧恐弗聽。出位何傷。則詒使者書累千言。有同僚忌君。悻悻。一日當坐譴。莫爲謝。君陰竄名分謗。果以君故得釋。又縣令以事忤守將。怒甚。削牘。將傅重劾。人不敢諫。君獨從容進說。不聽不止。後僚令知之。皆來謝。君曰。亡是。以告者過。人更服其長者。在官無幾時。所立如此。娶李氏。朝散大夫綜之女。子男璹、鑄、譠。女嫁閻丘璪、宋甫、張無競。銘曰。惟袁氏與轅爰同出嬀姓。陳申公之後。自固、盎、延、著名于漢。其後轅爰寖微。而袁獨顯。春秋之際。食邑陽夏。其地後屬陳郡。別于汝南暨樂陵。故君上世稱陳郡。以君之資稟學行。而天年早終。然班班見行事。質之經義。參之士君子之操。幾可以無悔。嗚呼。可哀也夫。亦可以無憾也夫。

崇儀使致仕趙公墓誌銘

元符三年春。有詔故韓王普社稷殊勳。後嗣未有顯者。其推擇材行以名聞。文思副使趙公思恭。卽日擢爲西上閤門副使。公惶恐上書。稱臣駑下。不如臣兄思復。書報聞。公不敢復辭。迺拜受命。是時今上踐阼。

纔再閱月。公以宗臣後。首見褒賞。逡巡辭遜。授受兩得。于是中外悅服。而公之賢益聞。公字伯莊。其先眞定人。曾祖韓王。居洛陽。爲洛陽人。祖承贈太師中書令。考從約。贈建寧軍節度使。妣祁氏。永嘉縣太君。公少以父任。方冠而仕。爲鄜延路總管司屬官。監壽州稅。杭州酒入作司監修官。高陽關路總管司屬官。大寧監及博州都監。河北糴便司屬官。勾當騏驥院提舉。修河司屬官。知威勝軍提舉。右廂馬監。知信安軍。改岢嵐京西北路都監。兼提舉馬監。知乾寧軍。改火山軍。眞定府路都監。兼河北第十一將。知永寧軍。復改威勝揚州鈐轄。召還。管勾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請補外。爲京西南路鈐轄。又請解閤門職。自引進副使。換崇儀使。又請宮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樞密院奏公才可任。不當處以散地。起爲京東西路鈐轄。再請宮觀。復崇福宮。蓋自三班奉職。十五遷官。而至崇儀使。因止不復磨勘。職事凡二十八任。非朝廷選。則官長辟除。在官六十餘年。未嘗見譴。既再請閒。遂以大觀二年正旦。拜章乞致仕。四日某甲子終于私第之正寢。壽七十四。後七日詔許致仕。是歲三月某甲子葬洛金谷鄉石樓里邙山之原。先塋之側。公剛毅多知。遇事識大體。自以勳臣之後。義先國家。在職蹇蹇。未嘗顧望。寓大名。屬霖雨。大河漲溢。風濤下注城中。憂在晷刻。時故相居守。以便宜檄公部禁兵。從事郎吏惶惑。而公指授神速。人得赴功。隄防獲完。遂脫溺。是日也。微公幾殆。其處繁潰艱劇。賴以濟務。類如此。御兵嚴而信。不妄賞罰。南陽大閱兵。主帥聽其左右言。將厚賞射者。公請核實。主將不聽。欲必賞。公亦必爭。止弗賞。凡事上官。未嘗少貶。遇不可。必達其意。人服其直。治郡奉法循理。簡重不苛。課最常視他郡爲優。在朝廷習故事。恭愼無與比。嘗赴火山陛

對奏事。已而泣言曰。先臣普、配享淸廟。顧眞定故里。未有廟食。敢昧死以請。哲宗聽許。特詔立廟。欲公親董役事。故除眞定府路都監。居數月。廟成。故樞密使文簡馮公京。公妻父也。待公如賓友。馮公薨。朝廷欲公會葬。故除京西北路都監。公亦感慨爲之盡力。公輕財利。重然諾。有幕官卒。貧甚。公至鬻賣器皿。遣其喪歸。族人貧者。必歲時賙給之。以爲常。善教子孫。所居必延儒學。尤喜賓客。對之終日夕。無倦色。與人交。初落落不合。既厚善。不復以事。故移奪。久而益親。閒暇觀書史。或勸公何不學佛書。公曰。忠于國。孝于家。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吾以此生。亦以此死。又何必學佛書。爲勸者慙服。娶張氏。故侍中耆之孫。某官某之女。封安化縣君。又娶馮氏。封咸寧縣君。子男四人。希孟、承議郎。希旦、右班殿直。希尹、希箴、三班奉職。其三子皆早世。咸寧君與希孟既舉公及前夫人之葬。奉公遺範。居喪如禮。鄉人稱焉。孫男十一人。瑾、珵、瓘、璞、琢、璪、璩、琛、琢、瓊、環。孫女二人。嫁右班殿直郭才卿。一尙幼。公將老。謂東平劉某曰。我死。子其爲銘。某曰。知公與公所知。豈少哉。曰非有擇也。顧心已屬子。不可易。自是亟以謂人曰。銘我者、劉君也。公歿。其孤遣人訃告。且問銘。既葬。又使長子瑾自河南抵汶上。持其鄉人劉平仲所狀事實以來曰。得銘將納諸墓隧。瑾致其父之意。退就舍。日造門泣以請。如始至。某感服太息曰。是公之子孫也已。乃敍次而爲之銘曰。烈烈韓王。翊國之興。於昭顯融。陪食廟烝。纘惠我緒。蔚其繩繩。於王有光。趙公維曾。有偉趙公。簡廉以質。周旋踐更。克毖小物。乃勤民政。亦總戎律。不吳不敖。又寧踐謚。上聖臨御。誕敦殊勳。有來趙公。陟陟于門。稽首拜章。義先臣昆。廕德不忘。風致斯存。謂公百年。尙膺多福。翩其歸休。（案）永樂大典原闕二字。匪卜。豈無他人。墓文我屬。

莫幽斯文。惟信之告。

朝奉大夫知淄州任公墓誌銘

公諱宗誼。字仲宜。姓任氏。贈尚書司封員外郎諱朏之曾孫。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諱子輿之孫。太常少卿致仕贈正義大夫諱粹、南陽郡太夫人尹氏之子。上世故爲博平人。尚書公改葬于鄆。因家焉。公以父任爲太廟齋郎。調隴州隴安、慶州合水二縣尉。喪服除。調濱州司戶參軍。亳州鄴縣令。用薦爲宣德郎。知曹州乘氏縣。不赴。簽書鎮海軍判官。管勾京東轉運司文字。轉通直郎。通判南平軍。不赴。監眞州轉般倉。轉奉議郎。賜緋魚袋。通判永寧軍。不赴。轉承議郎。通判沂州。今上卽位。恩轉朝奉郎。朝散郎。管勾宮觀。以沂州督捕賊。轉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通判泰州。不赴。除知淄州。借紫。加勳騎都尉。大觀元年七月二十四日。寢疾。終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公闊達好義。有氣略。少時浮沈閭里。泛愛下士。人樂從之游。旣孤。葬昏仰食。貧甚。至鬻其產。貲用遂缺。公曰差易耳。勤力治生。調度纖嗇。居數年。復其產如初。鄉人奇之。宗族賴焉。天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文自營。所臨可紀。鄴有民椎埋剽攻。敗則行錢詆讕。數得脫。前令不能制。公因事殺之以徇。有盜羣行入境。微得其處。會尉不在。公部分方略。以授主簿。曰往取賊。受賞。以君有母。故爲君得。主簿感激。此公教。盡獲之。遂先公改京秩。沂某氏子。坐小法。當受笞。公審其可教。爭于州。將以贖論。是歲。遂預鄉舉。眞州倉室屋七百區。費大莫敢任。葺事。歲霖雨。壞米至萬計。吏夜徙棄水中以滅跡。公大撤而新之。計司吝費。公曰倉雖在眞。本漕六路聚米。以供京師。則費宜均賦之六路。

衆是公議。上之朝。遂著爲令。在濱攝滄之樂陵令。在鄆攝須城令。治行皆如在鄴。凡民訴久不竟。若寃不能自直者。摘其要害。躬爲鐫諭。無不厭服。日所受書檄。與凡小爭訟。區處立決。廷無留事。獄戶可羅雀。豪惡吏屏氣。竟歲無敢犯。或云爲政必鋤猾吏。奈何幷容。公笑曰。懦令倚吏以辦。又憚其縱。則橫掎摭之。是滋使藉以蠹民。且去一猾吏。得一猾吏。今予奪在我。吏供筆札。奉案牘而已。何謂云云。前後所辟薦公。皆名士偉人。其與人交。傾蓋不疑。不爲回隱。小不可。輒以告。然資樂易。喜賓客。酣飲笑噱。恢然無忤。人吏服其長者。晚尤好書。閱古今。評其人得失。以自致其意。領宮觀。歸家趣供具。召親屬故舊無虛日。嘆曰。老矣無所用。如某人治某事。我雖老。尙能兼此人。數輩雅知公者。亦多以爲信云。方朝廷察公行能。優除便郡。未赴。感疾不起。壽不滿六十。於戲惜哉。娶尹氏。南陽夫人弟之子。封壽安縣君。子男四人。義之、獻之、允之、延之。皆舉進士。義之以公遺奏授假將仕郎。女七人。嫁王譽、郭儔、士廉、張平、張大辯、謝敦頤。儔右班殿直。敦頤假承務郎。餘皆舉進士。一未嫁。孫男七人。以大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葬須城縣黃陂鄉之劉村。先塋之次。某皇妣魯國太夫人正義公仲女也。篤于同氣之愛。憐公幼。護視之尤厚。南陽君于諸外孫。愛某特異。躬自鞠育。某又少公四歲。相與嬉戲。俱從我先公授書學。丁壯昏宦。出處相先後。雖身甥有弟之好焉。諸孤謂知公無如某者。請誌其墓。謹論次如右。爲之銘曰。服周于身。棺周于服。刳石衾丈。以爲之槨。度三之一。得其函深。如函之深。爲之蓋博。其封可隱。其坎可席。從先大夫。歸此眞宅。

承議郎束君墓誌銘

大觀三年九月庚戌。承議郎東君端卿。字表臣。卒于京師。十月戊寅。返柩于中都。粵十二月壬申。葬東阿魚山鄉挂劍里祖塋之左。伯氏〔案〕此下永樂大典有闕文直大夫正卿持其季文林郎斌卿之子僧孺所狀公行實以來請銘。爲之銘曰。維東有原。漢傅之裔。莽末散遷。去足爲氏。在晉著作。陽平是居。唐季避亂。占魯中都。曾祖諱勍。潛晦弗昭。祖顯贈官。貳卿兵曹。考莊撫仕。奮以儒服。繇列大夫。褒贈光祿。母榮夫人。追郡永嘉。儷行相成。實大厥家。君由父任。歷典二尉。登封高邑。輒著威惠。主簿河沙。錄事蘄春。交章尉薦。去長斯民。能令謂何。馮翊白水。滿歲爲郎。階曰宣義。惟大鎮粟。齊有孫耿。爰畀之監。流亡綏定。今上御極。沛澤維均。加命一等。錫服朱銀。信安入幕。軍事用康。通直于朝。遂登議郎。上膺大寶。例進官序。歸赴銓曹。入趨班署。云胡弗淑。奄然徂遷。七十有二。亦克有年。娶郭暨王。張又繼室。國恩褒寵。咸有封秩。七男二女。儀然肖似。稟植攸同。多或爲世。直孺、德孺。二子服喪。孫曰元矩。亦順而良。女及女孫。皆適士族。宜于其家。著稱雝睦。吁嗟束君。命實何尤。出無利勢。歸有先疇。歲晚道愆。邅迴末路。何以息我。魚山之下。刻詩幽石。以慰其靈。及後之人。尚其永寧。

國子博士趙君墓誌銘

天水趙逵與其兄遘、弟遠、逑、遵以母夫人命卜政和元年十月己酉，葬其祖考叔從叔弟暨伯祖妣叔祖妣考之所生母遘逵之妻凡十一喪。于鄆州翔鸞鄉石室村之原。逵以友人彭城顏岐爲介紹。請于河間劉某銘其祖博士府君之墓。翼日持岐所狀行事來見而泣曰。昔我高祖父之考。諱文興。妣張氏。在五代

時潛晦弗耀。自高祖父太子中舍知黃州贈給事中諱利、妣南陽郡太君張氏而上。皆葬齊之禹城。爲齊人。曾祖尙書祠部郎中天章閣侍講贈右諫議大夫諱希言。始愛東平。樂其風土。故我大父奉其喪與妣博陵郡太君崔氏暨伯季及三仙源君卜石室之原而藏焉。無祿。大父卽世。緊我先人亦早終。以歲之不易。諸孤藐焉。契闊淹久。蓋四十年于茲。然後殯者。獲從先侍講于此。維趙氏遷徙之故。與大父之閥閱治行。非銘曷以告後嗣。謹按府君諱舜臣。字和叔。少舉進士不中。父任太廟齋郎。調澧州澧陽簿。尉、明州簿尉。丁父憂。服除。調兗州司法。親嫌移沂州。遷兗州瑕丘令。天平軍節度推官。知興州順政縣。擢大理寺丞。知泗州昭信縣。未赴。改濟州鉅野縣。轉太子中舍。賜緋。轉殿中丞。以薦監延豐倉。遷博士。熙寧八年八月二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六。娶徐氏司農卿安期兄之女。次黃氏內殿承制中立女。次王氏天章閣侍講宗道女。皆封仙源縣君。子男裔孫。河中府司錄參軍。以子贈通直郎。次三人早卒。次叔孫季孫女嫁承議郎楊慶基、士人張子明、張敷。諸孫皆舉進士。逵登第。爲承議郎。孫女嫁黃淵、呂椿年。曾孫男女十二人。初侍講公與故賈公昌朝、王公宗道。並事仁宗皇帝。說書崇政殿。又並除侍講。在經筵積歲。以博厚著稱。至府君世其家學。尤長于歌詩。善書。得唐徐浩筆法。居家孝友。在官惠愛。廉肅。其交于上下。誠而不阿。位不售德。識者歎憾。二子病不任事。然孫曾衆多。先志弗墜。要諸始終。顏氏之狀。與其所言。可攷不誣。乃爲之銘曰。於惟博士。洵美且文。惠其先人。以暨有孫。令得良吏。州倚名曹。政在二縣。民廩洊高。我車旣流。我塗亦易。云胡奪旃。而不千里。文山之兆。是堅是塏。勒銘幽宮。庸告永載。

學易集卷八

誌銘

朝請郎致仕蔡君墓誌銘

政和元年夏五月晦南陽蔡君晉如屬疾京師觀德坊寓舍。高醫友人先後診視。居十有六日。粵六月丁未疾革。屬纊以俟。既絕。升屋而復。廢牀浴櫛。遂小斂。戊申大斂。設奠于柩。設明旌于庭。母長安縣太君郭氏。弟承議郎芝。號哭受弔。親黨內外。悲哀感動。嗣子向自鄆省疾。庚戌及門。徒跣哭踊以入。妻同安縣君劉氏。季子容聞訃。繼以孥行。七月辛巳至自鄆。如向始至。是月。家如宋。遂以柩歸。八月丙申。殯慶因資福院之東序。設几筵于家。設廬以殯。三年六月庚申。葬應天府宋城縣七里村之原。先祖考墓之西北。晉如諱蕃。泗州推官贈太師諱希言之曾孫。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敏肅公諱挺之孫。直龍圖閣知秦州贈朝散大夫諱某之子。以伯祖樞密直學士諱抗遺奏。授將作監主簿。年十七。補太學生。治禮春秋。有聲場屋。屢以進士薦。不中第。調監潤州丹陽縣酒務。不赴。監京西作坊。歲造軍器。以萬計。有勞遷秩。監京南排岸司。監楚州西河倉。轉輸數滿百萬。出納無害。再遷秩。今上踐位。通籍于朝。賜緋。知鄆州陽穀縣。遷通判潤州事。州在東南爲劇。數行太守。以治辦稱。擢管勾南外宗室財用。時拱州復建東輔。又改通判事。官能入朝。朝廷深知其才。屢攝以事。欲顯用之。會疾請致仕。遂不起。享壽四十八。初。官制行。換承務郎。凡十遷

官至朝請郎。二子學有家法。同時被鄉薦。女壂。嫁從事郎李襲譽。珮嫁宣義郎劉長歷。琭、璧尚幼。晉如端厚有局量。喜怒不形于色。居家孝謹。宗族無少長。視爲益友。與人交。悃愊無僞。人愛重之。無間言。好學勤篤。經史諸家。下逮傳記稗官之言無不讀。求訪異聞如弗及。手自抄書數十百卷。讎訂完密。士大夫得其本。多賴是正。屬文援據殫洽。語不陳習。多見倩託。人人各如自其意出。尤工于詩。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居官廉靜。不煩苛。遇事精察而喜寬。不肯詭激取譽。譽自歸之。論者異其施發振耀。大見于時。而壽不逾中人。齋志以歿。識不識。咨嗟痛恨。河間劉某曰。我母燕國太夫人。于晉如外王母。寔同產姊。先公視長安君爲從母妹。又嫁晉如長子。而珮復歸我嗣子。則壙中之文。舍我其誰宜爲。然晉如少十餘歲。素強無疾。今反哭其死。又銘之。衰年感慨。顧視惝怳。雖太上忘情。亦何能已。既敘次之。系爲辭。章以伸悲哀之意。告後之人。銘曰。顯允蔡宗。世有承兮。才謂詡詡。志繩繩兮。猗嗟若人。幼修能兮。詩書爲車。禮爲御兮。載籍緜邈。精獨鶩兮。嵒然行事。彰慶譽兮。王塗廓通。來孔辰兮。翺翔容與。時且伸兮。云誰柅之。俾不振兮。夢有二豎。疾乃革兮。腹無三壬。壽何嗇兮。慈老幼孤。哀憂極兮。佳城鬱鬱。睢之陽兮。我龜墨食。諏吉良兮。歸哉先塋。永斯藏兮。自古皆死。惟德人兮。咨爾後人。嗣其有兮。著諸石章。傳不朽兮。

穆府君墓誌銘

政和二年六月庚寅。宣德郎致仕。河南穆翬。字彥翔。以疾終于齊州章丘縣里第。九月庚申。葬龍盤鄉女郎山之原。其孤持奉議郎李致所狀行事。詣河南劉某而請銘。爲之銘曰。維穆其先。宋公之裔。支子分邑。

以諡爲氏。穆伯二子。在魯有後。穆生事楚。申伯爲友。元魏親賢。奕葉通昏。有唐女士。醍醐稱珍。著籍河南。遠哉垂休。逮君上世。徙居章丘。曰倏曰賓。維曾洎祖。厥考諱端。代襲令緒。君有氣質。力學勤劬。流輩推先。卜其修塗。既舉進士。落落不偶。通禮設科。幡然以取。起家掾曹。司法衢州。訊牘潰繁。吏不誅求。淡如無營。藏書是樂。摹印鈔傳。滿載歸橐。計司辟請。東平酒官。剽蠹歛藏。墜課以完。餘暇構堂。睎阮是名。借留弗可。以秩終更。長山黎陽。壯茲二邑。察廉爲丞。流散安輯。孝婦之河。長豐之渠。二邑大利。君力以圖。疇或寇旃。垂就而懈。人固蒙澤。賞則弗逮。君才多有。薦亦交章。獨屹自守。弗能頡頏。判官懷州。將赴復止。曰予休哉。遂致其事。歷階幕府。文儒二林。陛對在前。毅不少淹。母霍繼劉。養以孝著。娶夏及趙。侃侃佽助。子男四人。涘、滋、淙、泌。能讀君書。世澤其延。女嫁唐誦。我姑之媳。來齒諸婦。世我藿食。二幼未行。君疾以侵。壽四十九。天固難諶。收葬旁親。嫁撫孤幼。傾財赴急。篤于故舊。色厲言直。悃愊無華。孰不有美。取數君多。知君實詳。莫如我信。勒銘幽宮。以告無盡。

定陶任穎士墓誌銘

穎士諱之奇。姓任氏。贈吏部尚書諱曉、隴西郡君李氏之曾孫。贈司空諱顗。榮國夫人王氏之孫。殿中丞諱廣、壽安縣君李氏之子。其先曹州定陶人。後徙鄆州。家須城。穎士以蔭爲太廟齋郎。屢舉進士。不中。調滄州司戶。未赴。服考妣喪。既除。爲定陶主簿。邑故多宗族人。以仕爲難。然初官偪然已有稱譽。又爲兗州仙源主簿。用薦爲通利軍黎陽令。始至官。與守將爭議蠲民租。十八九罷。瘵以蘇。朔部饑。朝廷遣使賑捄。

條目纖悉。他吏以達忤多得譴。獨曉然見法意。燭其曲折。奉行以毋害。獲僞爲官文書印者。寧不受賞。寬其死罪。頗采孝弟力田大指。著爲文數千言。散揭田里。訓諭邑人。遠近感勸。治聲流聞。以通仕郎監南京麴院。或發地得銅鐘六。驗其款識。曰宋公成之誣鐘。人莫能攷。穎士歎曰。當始基之邦。獲先世之器。豈偶然哉。著宋樂寶鐘文一篇。上之朝。學者服其精博。又監鄆州酒務。秩滿。當赴召對。未行。屬疾。政和四年四月乙酉終于家。年六十二。初。穎士既孤。事所生張夫人如事嫡。援崇寧赦令。年九十。封福昌縣太君。與母弟之臨相愛篤。密從姊壻及甥壻困窶。皆以孥來寓。爲之絕甘分少。至其病。護視之。且死。辦後事。常質衣周貧。鄉評許其好施。上官薦其才行者。先後數十人。娶席氏。祕書監平之女。孝睦循法度。室家宜之。姻黨稱焉。先穎士二十四年。年三十八卒。繼室以其兄之女。男女十有四人。六年十一月壬寅。葬須城盧泉鄉望山南原先塋之次。前夫人祔。所著詩文二十卷。藏于家。鄉人董大夫正度所狀如此。穎士與予同歲。而少數月。以兄事予。晚又女我弟之子。知其爲人尤詳。性靜不妄交。杜門讀書。寒暑不廢。善論事。不甚臧否人物。尤好養生。凡丹經氣訣方士之書。類能涉其大略。幼則得官。而退居多于從事之日。嘗從容言生年在巳。得亥時爲衝。月建戌。得辰日爲衝。術家謂之破。又自察形色。非宦達者相。以是隨牒小官。夷然自遂。未嘗戚戚人知與不知。不以屑意。澹無忮恨。如是終身焉。雅有士君子之度。諸孤求爲銘。既敘次閥閱。因備論之。以遺其後人。亦庶幾吾友之志云。銘曰。嘻嗟穎士。孝友靖共。學優政殊。夫豈不逢。命則仇之。嗇其顯融。齎志永歸。維後之豐。

堂邑縣丞李正雅墓誌銘

政和六年秋。趙郡李正雅屬疾東平崇仁坊里第。粵十月辛酉朔九日己巳。卒于適寢。享年五十二。鄉人識與不識。咨嗟相告語。吾州名士。當位于朝爲顯人。奈何止于此。其所善故人泣曰。窮達之故。死生之說。吾友嘗從事于斯。庸何恨。惟其神情夷澹。不可親疏。今也未見其繼。而仲公雅氏自其疾。犇走謁醫。入侍藥。扶持臥起。皇皇廢寢食。既喪。哀戚甚。祭奠殯葬。盡禮無違。朝晡號泣。聲不絕。聞者爲之流涕。于是鄉人益復相告語。非是兄定有是弟。嗚呼正雅。生世不售。而名實在人。迺如此。是足以無憾。歿後六十二日。葬平陰縣翔鸞鄉天宮村之原。正雅諱周南。系出唐太尉弟德修之後。曾祖緯。贈戶部尚書。祖師中。天章閣待制。父伉。承務郎。母樂安孫氏。生而資警異。幼未知事。已知孝。視親顏色以爲悅。戚母夫人好施惠。衆以爲難。獨委曲成就其意。仲曰召南。相愛篤密。父同產嫁宋氏。爲將戰歿。朝廷錄孤。正雅方娶其女。其家並壻列奏中。命下矣。辭不受。白其父曰。大人冒寒。涉險遠。護喪以其孥歸。人將曰此特爲周南計耳。是時年甚少。父奇之。聽許。宋氏移書趣十餘返。竟不受。已而舉進士中第。爲單州魚臺主簿。令以罪聞。州守疑之。檄主簿問狀。正雅別白其誣。令得以理去。父喪除。爲濟州司戶參軍。歲受民租。每辨色入庾。匠親閱。視輸送如流。吏莫能留難。人無橫費。往往持餘租歸家。異時移疾。他官攝事。民衆詣州言不煩攝官。寧宿邸以待疾。愈。發十餘年。父老猶誦詠其事。爲陳州錄事參軍。領市事。賣價平允。所治不譁而辦。無抵罪者。人德之。會以親疾予告。衆遮泣久。乃得去。換通仕郎。便親監鄆州鹽場。母喪服除。調河南府軍巡判官。不赴。改

堂邑丞。攷滿歸。遂不復起。所居在城東北。地寬衍。自天章公時藝松竹。氣象靜深。安居寡人事。終歲不造官府。其爲詩淸約有高致。母亡。布衣蔬食至終身。四子碩、頒、頻、頌。銘曰。蓋蓋李宗。世穫其耀。遺我堂邑。蔚爲良疇。遭時盛隆。士以志合。褒其盈廷。治聲奕奕。去我堂邑。行成于家。退然譽處。亦維國華。天宮故原。克有安宅。亘百千祀。式此封陌。

士補之墓誌銘

東平士補之諱袞。其先自周適晉。有子爲理官。以士命氏。漢末。燮嘗爲交阯太守。隋末。義總爲侍郎。家河內。其後世遂家高密。而補之四世祖如玉。以天平軍判官卒。貧不克歸。因又家東平。故今爲東平須城人。天聖慶歷間。山東大儒以高行達學顯于時。仕尙書兵部員外郎諱建中者。于補之爲祖。妣韓氏。考郊社齋郎諱安亨。妣李氏。補之年四歲失父。知孝其母。跬步不去側。年十五。未嘗出門巷。既長。以孝聞。年三十五。失母。哀毀骨立。杖乃能起。兄才早世。無嗣。補之謹事寡嫂。爲之立後。旣壯。又授之室。嫂亡。乃分貲產贍之。尤愛其弟永。自以旣孤。惟一弟。視之如傷。寧身不擇利害。惟弟之聽。母有妹。已嫁而卒。貧無以葬。補之力爲營辦。乃克葬。崇寧初。被鄉薦試禮部。不中歸。處庠序。益自勵。會詔舉八行。鄉老故張公椿、王公之明、今東公正卿、王公膴、與鄉人定計。以補之孝友諸行。皆應法當舉。方草具其事。補之聞。亟來見曰。誰以此欺諸公。事當核眞僞。況以詔。誓不敢。諸老度不可奪。因姑止。初。母病寒厥。醫不能識。補之痛恨。遂學爲方。頃之。稍以其術視人。鄉閭賴焉。數歲之後。益明習。近自里巷。遠暨他邑。來問者相踵。大抵所治貴保養。賤

攻取。善用剛劑。充虛斷下。內固根本使賊邪自消非甚不得已。不爲瞑眩。或困憊危惙人莫能如何。補之輒愈。東平部使者所會。又仕者尤衆。凡疾不經補之不敢決。以是延請無虛日。而造門者。黎明往伺見之已不逮。則未昕而往。猶屢返。乃一遇。或不得盥頮出對客。然來者蟬聯。遂不得休。率常過午。乃始飲食。窮日之力以應接。未嘗倦。人多欲厚餽之。辭不受。或來藥草諸好用物以將意。猶不肯盡取。蓋橐中空虛。妻子日闕乏。未嘗卹也。喜稱人善。不言其短。與在位者言。未嘗及公事。識者以此尤賢之。歧和八年三月疾病自診。知不可爲。麾去藥艾。將終神爽不亂。居七日。以四月二日終于寢。年四十八。鄉人驚怛出涕。皇皇旬日。娶李氏。承議郎价女。又娶李氏。陳留丞侃女。子男三人。蘋、蘩、一幼未名。女五人。嫁吳大受、李曇、李璆。二未行。五月四日葬東阿崇山原。銘曰。行修于家庭。志行乎州里。源遠其流長。誰使涸也。咫。貌有蘩者棘。依止我悌弟。盛德諸孫。曾尙振于永世。

夫人張氏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北海王公景亮之夫人清河張氏。世爲濟州鉅野人。曾祖澄。祖永言。尙書比部郎中。父璧。沂州臨沂縣尉。母彭城劉氏夫人。居家孝謹。事舅姑盡禮。膳服溫凊。先意承志。夙夜不怠。已而執喪。奉几筵如事生。少卽失父。既嫁失母。有弟又不幸。因泣曰。吾親之後。迺如此。何以生爲。景亮哀其意。爲偕往護其喪。葬王氏墓之側。歲時祭祀如禮。景亮少以高材博達稱。所與游皆知名士。雅喜賓客。客至趣供具無慮日。又好施予。不計家有無。王氏本贍財。繇此滋屈。夫人移用應辦。至斥賣服珥。未嘗使乏事。景亮得官不

樂出仕宦。端居二十餘年。泰然自遂。夫人實相成之。景亮讀書。時時爲夫人誦說。聞奇節異行死生之致。必嗟歎感慨。泣數行下。有疑似。則曰某是歟。某非歟。所造與景亮多合。善教諸子。與宗族怡怡如也。晚得末疾。元祐八年四月十五日終于淮陽軍其子官舍。春秋六十有九。後十六年。景亮亦終于家。以政和元年夏四月己酉合葬于鄆州須城縣北廬泉鄉先塋之原。子男五人。搤、通直郎。恕、志、揲、掖。志早卒。餘舉進士。女五人。長適歙州婺源縣尉崔汝平。次適進士吳勉。餘未嫁。孫男三人。待行役。孫女五人。長嫁承務郎劉錫老。餘尚幼。銘曰。汶山北原。維洛之旁。隱隱隆隆。宅兆相望。爰有大阡。奠其中唐。茂林邃深。王氏之藏。於昭夫人。德名既光。夫以材稱。子以孝彰。歸哉此窆。可謂不亡。尚利嗣人。俾熾而昌。

夫人李氏墓誌銘

夫人李氏。其先眞定人。後徙林。〔案〕此下永樂大典有闕文父諱恩。事仁宗皇帝于藩邸。擢知永寧軍陝西鈐轄。母太原王氏。夫人年十九。嫁爲居士慕容君諱宗古之妻。居士曾祖福超以戰功顯于祖宗朝。終成州團練使。子孫多仕宦。獨居士以奉親。不爲進取計。買田汶上。躬治產。勤儉纖嗇。親養以給。夫人爲內助。實預有勞。居士歿。夫人持門戶。纂組自力。節逾厲。不以貧故少貶。使其子從事學問。二子舉進士。數不利。禮部無以當夫人意。愧感不自安。夫人曰。得失、命也。吾固知之。奚感爲。其子乃感服自安。鄉人稱焉。永寧之喪。諸子不克葬。至孫乃謀自汶上歸柩林。〔案〕此下永樂大典有闕文夫人欲與俱。或曰。年七十四。方窮冬。豈遠行時耶。夫人曰。同氣獨吾一人在。且先親客殯久。今行不從。吾死。目不瞑。竟往。力任其事。遂克葬。遇事善區處。必中禮。宗族

內外事無劇易。多諮稟而後決。平居寡嗜好。惟誦佛書。積久數以萬計。諸孫爲錄其數而臧之。晚歲更丁壯。起居飲食如少者。或問知其年高。皆驚。歲在單閼。居士諱日。具齋祭拜哭如儀。已而退就次。氣少劣。家人進藥不受。夜嚮晨趺坐而終。寔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壽七十有七。男弋次傅皆前卒。次鍾美。幼未名卒。女嫁劉稟、趙慶之、劇秉、李琳、陳彥先。孫男八人。曾孫女一人。明年三月十五日葬開封祥符西阮村祔居士墓。鍾美以鄉人文林郎張補之所狀事實。使中表兄張惲請予爲銘。余與居士族子朝奉郎將美游且久。知夫人爲詳。爲之銘曰。桓桓永寧。矯矯成州。俱載顯勞。遺澤以流。有來夫人。居士是同。弗嚌其腴。在約而豐。孰不壽考。終也吉祥。歸哉幽宮。監此銘章。

席府君夫人杜氏墓誌銘

通直郎席君諱延昌之夫人宋城杜氏。慶歷宰相岐國正獻公之曾孫。大理評事諱詵之孫。累贈朝議大夫諱振之子。母曰永嘉縣太君呂氏。自唐杜封邑。支分派別。伯仕周卿。赫食秦采。建平以德器顯。征南用籌略著。代有台衮。訖我岐國夫人。幼孤。鞠于從祖直祕閣訢。遂巡擇對。年十八。歸席氏。遂以令望宜于華族。沃盥授巾。饋食舉案。肅雍之則。中表效之。從夫有秩。例當享封邑。不幸遘積憂之疾。茹未亡之痛。家故爲卿。宗器莫備。子獨能養。衣帶不解。金竈空遙。稅衣遽復。以政和二年二月二十七日終于寢。壽五十有六。男三人。彥回、彥軻、彥雄。其季前卒。女四人。適太原府戶曹參軍杜績。進士王效士衡。其幼未嫁。拱木已闕。佳哉滕公之城。筮宅靡移。善乎魯人之祔。是歲五月初四日合葬鄆州須城長山之陽。孝嗣感橋梓之

性。懷屺岵之悲。請以懿美傳之文翰。定陶任之奇狀其行事。請余爲銘。銘曰。吁嗟夫人。命矣何如。府君是從。安此幽居。

朝散郎李公安人王氏墓誌銘

朝散郎贊皇李公公車之安人王氏。京兆長安人。曾祖夷簡。尚書工部郎中。直祕閣。祖希哲。尚書駕部郎中。父宗愿。尚書虞部郎中。母金華縣君水丘氏。安人性端惠。其親鍾愛之。異他子。然初無驕矜色。母呼之。必瞿然造前惟謹。或問之。對曰。女當在母側。未聞待屢呼而後至。親族以其幼奇之。及歸李氏。會朝散公將之官。戒昏不踰浹月而行。衆或憂其未能董家事。已而隨事區處。蔚有條理。若素習然。門內厭服。終歲如一日。親族聞之。益以爲奇。自是朝散公歷官盡心公家。不以家爲慮。實安人有助云。其事尊嫜。尤謹飭。烹飪縫紉。非身爲之不以進。其待族屬。雍睦有禮意。僮御未嘗見其忿厲之色。喜誦佛書。持殺生戒甚嚴。服飾有禽魚諸物象。爲其傷之。皆弗以服。蓋姻黨內外衆。多咸視其舉錯爲法。以恩封崇德縣君。崇寧二年十一月以疾終于襄陽縣官舍。享年五十有六。其後朝廷定命婦封邑。視夫人之秩。當爲安人。子男翱。迪功郎。襲慶府嶧陽縣主簿。女嫁從政郎成州司戶曹事王珏。孫男仲襄。習進士舉。仲褒與一女皆幼。政和二年五月初三日葬東平府東阿縣魚山鄉崇梵原先塋之次。前葬朝散公。過同郡劉某而問銘。某不敢以不能辭。乃爲之銘曰。猗安人。嬪茂家。壽則嗇。維德遐。有幽新宮在梵原。誰哭其窆。夫子時哉歸乎彌永年。〔案〕時字上有闕文。今無從校補。

夫人龐氏墓誌銘

居士陳君諱孝常之夫人姓龐氏。世爲東平人。祖諱高。太子中舍。父諱大同。母韓氏。夫人年三十歸陳氏。爲居士繼室。維居士世儒者家。以信義著聞。皇考贈祕書監諱希古。仕顯于時。治行尤篤厚。入聖景祐間。東平人論家法以陳氏爲稱首。其後居士不仕。伯兄仕以病免。家孔貧。夫人持己清約。奉養勤。而孝謹如故。不少衰。居士歿。夫人所生一男子洵。尚幼。三女子皆前卒。夫人哀疚感厲。益以節自持。撫視諸子孫。曲有恩。廉靖不喜游適。屏居寡言笑。雖近親希見其面。誦佛書。雖有故。未嘗釋卷。崇寧元年八月十二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七。政和二年五月四日葬鄆州須城盧泉縣之原。合祔居士墓。初祕書公長女適劉氏。是爲我皇祖妣。寔生先丞相。先人早孤。祕書公愛之。齒于諸舅。故凡陳氏之葬。先人實銘之。有若居士之潛晦弗曜。得以振顯。今夫人將葬。見委論述。某也曷云敢辭。謹爲之銘曰。猗夫人。嬪茂宗。勵德操。滋壽隆。竄崇阜。合幽宮。彌億年。尚永終。

行狀

處士何君行狀

君諱君平。字少嚴。世家處州龍泉。曾祖蓉。祖維。父咸。皆不仕。母鮑氏。君少舉進士。不中。然強學不勸。自經史諸家皆手寫爲編。至老成誦不忘。兼究大義。學者重其勤。年三十餘。即罷不就舉。郊居豫章里。誦佛書。作歌詩。以經學授其子。歎曰。未彊仕之年。甘心山林。非吾孰爲之者。遂不復出。治人事。年五七年。若十年。

以故不得已乃一至城邑人高其風士大夫往候之道相望君亦雅善賓客飲酒無虛日生事付妻子不問惟趣供具雖貧甚煮裕如也鄉里以是稱君長者君與人至歡而中泊然無係故久人尤親之事雖隱必語人曰不以藏吾心燕居寡言笑有威重雖妻子莫際其喜怒出則里中避道觀之所居室家人因舊將廣焉君曰乃以舊厭之乎不可由此終居不敢改葺或諷君殖生爲異日計君曰我有子不爲患何憂異日蓋君以是終身焉心無歉然者已而子登進士上第迎君之官鄉里無賢不肖來賀且祖君郭門外留連咨嗟相與稱善人曰何君其效也君以元豐五年五月某日得病卒于家享年六十七娶李氏子男二人執中亳州判官次執德女一人嫁吳時中是年十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某與君之子游及識君鄉人多能道君行事大槩如此攷之不誣謹論次如右前亳州教授劉某狀

田明之行狀

曾祖永孚故不仕祖均故不仕考亮故贈左中散大夫母永嘉縣太君王氏本貫河南府姓田氏諱述古字明之田氏本居密州安丘家世儒者明之早孤遊學京師甫冠補太學生事安定胡先生爲弟子勤篤好問先生梅之娶尹師魯族家子河南縣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凡四次以鄉薦不中第歎曰得失命也乃慨然發憤隱居講誦積二十餘年不復出哲宗嗣位搜訪遺逸故孫溫靖公居守西都以明之名聞詔除襄州司法參軍曰老矣不任爲吏然君命不敢辭乃即其家廷拜受詔而不出仕孫公守鄭又奏以爲州教授特詔從其請居頃之河陽學官以嫌求對易命既下故王公巖叟時守鄭奏謂述古以處士

起。今新進後生援例徙。非是。且無以慰鄭學者。詔又聽終任。未幾。除太學正。改宣德郎。充廣親北宅教授。秩滿。貧不能久留。調簽書通利軍判官事。轉通直郎。今上登極。轉奉議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六日以疾終。享年七十。夫人後五月亦卒。子男處仁、處訥、處厚、處恭、處約。女嫁進士張安石、太廟齋郎溫萬石。明之爲人。淳靜簡易。不爲表暴。胸中坦無留閡。與人交。傾盡不疑。既久益親。其不合。毅然去之。莫能奪于書無不闚。惟易、中庸、論語、孟子、老子。乃其素所與。申重復熟。造其深旨。餘不甚措意也。邵先生、二程先生。皆居洛陽。明之從之游。司馬溫公居相鄉。因徒步造門。問經史大義。語不及他事。范翰林祖禹以編修資治通鑑日詣溫公。溫公多召明之與之俱。邵、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顯人。門無雜賓。而明之獨以白士羇旅。其間。合堂同席。相視莫逆。語必殫竭。未嘗少貶。諸公以是敬愛之。晚歲獨好易。古今諸儒訓詁得失。歷歷別白。常稱曰。道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今學者泥章句。不知妙在日用。因自爲註。祁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廢卷。與賓客言。不事劇談。惟論易。則亹亹不倦。日暮客欲去。而明之談益勝。意益精。明之所著書未就。客欲索其書上之朝。明之遂不肯出。友人張雲卿以累舉恩。當釋褐。貧欲毋行。明之出錢爲助。鄉人爭之。乃得去。既去。其妻與子俱病。妻竟死。家無一錢。明之日往護視。又辦喪事。事竟然後歸。昌干堯假北宅教授官。氏撰次行狀。以故事遺白金百兩。明之曰。他人爲文。而我受其賜。無是也。使者屢及。明之終不受。通利市河一夕暴漲。守將遽調急夫。明之爭曰。曷不視水勢。今雖漲。而平。此將殺也。吾民不可徒擾。已而果無事。當官不苟。亦不爲已甚。居家廉儉。衣不兼食不屬。裕如也。樂道自信。以是終身焉。嗚呼。可謂

吉德君子也夫。將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葬于某所之原。晉陵鄒浩以明之語謂劉某曰。我無稱于時。然賢公卿大夫多知我。今皆亡。晚乃得二人焉。尚何恨。獨謂吾子與浩耳。今其葬也。其能無言耶。其許諾居無何。其孤自洛抵汶上。持治命來赴。果以文爲請。某外祖尹夫人魯郡著姓。與河南之尹宗族也。故于明之有葭莩之好。官于鄭。又嘗同僚。蓋知之詳熟。于其來請。謹敘次爵里閥閱及其學行大略以告鄒子爲之銘。庶幾乎明之之意。而二人者亦以是自致焉。

誄

王升之誄

維政和二年五月壬戌。鉅野王君升之卒于京師。七月丙辰。返柩于鄆。鄉人所厚善皆會哭。其孤兒孟博出臨終書二紙遺余。言嵎不幸病且死。妻弱子幼。恐此骨流落。不得下從先人。伏惟哀憐。與諸賢經紀之。書凡百餘字。語無錯繆。問其家。言病甚。棺斂皆能自營。將絕。付囑後事。情不悲哽。既授書其子。教以而達余狀。遂奄奄不能言。余屬皆哭盡哀。因相與定計。合其家以八月乙酉葬先墓之丙穴。索橐中。僅無有。賣屋未即售。合凡賻贈錢九萬五千。乃使斲石治穿。頁椽席灰。羣諸下里。物事皆前爲之期。如期而窆。君黃州翰林公之玄孫。寶文公之子。少不羈。既長。學問尤邃。漢書。效李長吉爲詩。有思致。葬其親至破產。雅不喜媺嗇。又體羸多疾。日事藥餌。因積貧窶。仕官未及赴。疾亟。壽止四十有一。惟前人悲哀。稱述必著文字。乃作誄以見意。其詞曰。大鈞無垠。一播萬殊。靡生不遂。條達紛敷。孰戕爾根。隆夏隕枯。哀哀若人。亦孔

之辜。偉君高門。一世楷橅。遺烈言言。休聲吳吳。爰及穆考。養德豐腴。維君妙齡。孔鸞將雛。踵武前修。建旆禮輿。逢辰清明。儁言馳騁。或柅旃罔所適徂。機心日灰。驕色自耡。名列士版。身佚里閭。優游卒歲。文史爲娛。毓草藝木。畦苑躊躇。良朋萃止。肴設醴蠡。退察其私。盎不宿儲。寧惜貧攻。亦復病拘。蕭然壁立。副是形癯。休文革帶。計月有餘。幼安絮巾。常暑不除。乳石斷下。糜粥充虛。長爲散人。庶以全軀。云胡遠行。旅舍僝拘。沈痾頓劇。顛倒醫巫。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顧以屬余。嗚呼哀哉。壯心兮摧。頹日月兮如臾。永逝兮昭代。下淪兮幽墟。大暮兮何晨。冥行兮空居。嫠婦兮嗷嗷。幼子兮呱呱。誰與兮晤語。獨狂兮夔魖。謂君兮非存。君墨兮猶濡。謂君兮非亡。君屋兮誰廬。折芳馨兮素華。湛玉瀝兮清酤。況曰君兮不見。揽涕淚兮欷歔。嗚呼哀哉。蹇物化之徂遷。慨有生之迷途。何神爽之泰定。臨驚懼而弗逾。遵寧宅于先丘。寫幽憤于旐旌。庶無愆于遺託。君亦不昧夫所如。

祭文

祭蔡致之文

嗚呼哀哉。惟君行己。蒞官。蔚有模楷。莊重安和。備于衆事。而欲焉若不足。事機情刃。紛其靡澼兮。端殖義以自瞻。謂深固之未易搖兮。少僨而則折。彼蒼之不靈兮。將人事之憾也。君之志已乎莫申。詎常僚之能知。文史足用而華采不售。色養維謹。宗族稱之。而弱貧以戕。遺恢然無畔。不忍與物忤。而怨者或瞰其私。緊君生之不逢兮。又無以善其死。母安季子。妻返外氏兮。女病而無壯子。惸然罥柩。魂惴惴而俱往兮。卒

無所止。昔官守不祥。遭故者實多。羌改築以即利兮。意且如善人何。曾迪君以禍福兮。謂善不善者非耶。嗚呼哀哉。君容恍如故兮。音欬欬其未歇。聯車騎衡杯酒之不可再兮。獨安取彼異域。肴寒酒薄。君其勿吐而餐之兮。遂乎此乎永訣。

祭韓擇之文

嗚呼。士之逢時。貴植本原。稽其遇合。繄命之存。公抱利器。舉無留難。材譽籍甚。師聽孔誼。粤繇眷知。茂對異恩。褒語綢繆。錫馬既蕃。轍自西征。來騁東軒。攬轡駐車。剖劇撥煩。豪猾遠屏。民力用寬。我饁是豐。我褐是完。謂茲趣裝。歸侍禁垣。典領事樞。逸駕騰騫。誰使奄忽。中晝徂犇。維帝識公。公實自論。誓不徒報。捐軀喪元。遇事感激。而靡險艱。失寢棄食。力竭氣殫。盡瘁以歿。此心如丹。嗚呼哀哉。惟我衰宗。早接世昏。占籍封折。熟公話言。蕭然疾病。枉駕在門。視我砭艾。情義益敦。豈其翼朝。竭爲營魂。客未就車。食不終飧。幼孺號呼。泣血摧肝。吏卒隕淚。閭巷永歎。百身可贖。往叩天閽。我獨被臥。莫撫公棺。肴觴申奠。瞻挽汍瀾。嗚呼哀哉。

祭王彥祖文

惟公德履沈茂。踐揚高華。服休五朝。受祉百歲。名臣之後。風流頓還。竚公來歸。永有瞻望。數舍之隔。倏然不留。奄棄東維。空號左轂。嗚呼哀哉。凡我里社。蒙潤襲芳。異聲同悲。寓此巵酒。嗚呼哀哉。

祭寶正之文

歲在敦牂。識公于鄭。澹其相求。交情以定。周旋契闊。十有六年。每見逾厚。意加于前。晚以季女。歸我猶子。隊營蒐裘。共此州里。公年長我。雅多嘗更。側聞道要。又我所兄。情均天倫。義兼友益。三日不談。舌本荊棘。間嘗謂言。奈何捐書。維揚老子。同味其腴。祁寒暑雨。晤言不廢。欣然忘懷。歲月以逝。公居有林。尊俎累開。我肴非海。駕言肯來。闕然浹日。往叩公戶。胡恙之亟。瞑臥不語。嗚呼哀哉。死生夜旦。有來必還。公歸不迷。夫尚何言。而獨固陋。知我益寡。流水高山。誰當聞者。遷骨于鄭。公則不亡。神其下來。歆此一觴。

代祭王左相交

穆穆王公。盛德之與。世有顯聞。以遠厥聲。曰嘉與商。實相西京。自導至儉。江左底平。惟皇有作。克昌厥輔。擢之不疑。機柄以付。訓齊臣工。新美王度。二紀艱哉。始卒公助。據古殫洽。傳誼雍容。丙吉寬大。胡廣中庸。年高德劭。道大益沖。古之惇史。舉世是宗。夫豈一名。厥有大節。繁潰危疑。談笑以決。淵渟無波。山立不折。皇哉得公。千百而一。惟皇厭世。御氣上賓。公亦不憖。奄忽收神。幽明異趣。竟爲君臣。公乎知終。實哀斯人。斯人是哀。亦私自唁。公方通顯。某則疎賤。省戶選郎。宰府除掾。推轂提衡。媒之上眷。退而味公。直道是依。不以勢合。亦不以離。風雨如晦。金石能移。閱人孔多。曾獨見知。方以外使。越在西境。薨問奄至。哀惶悲哽。蓄厚不貲。覆以俄頃。一訣終天。無復音聲。嗚呼哀哉。三台夜坼。一鑑朝亡。宇更平仲。襚歸柳莊。殯帷沈寂。銘旐飛揚。城空鶴去。劍沒龍藏。嗚呼哀哉。想公儀兮倏如。故魂幻眇兮今焉。庶施則厚兮報無所臨。文辭兮涕零。雨鳴呼哀哉。尚饗。

祭弟法曹文

月日。兄某與弟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我亡弟法曹之靈。我等流于荒裔。繼罹酷訊。零丁孤苦。弟所委悉。六月晦前。得疾雖病。尚能言語。囑累後事。過朔以來。昏閉三日。以及大故。舉家號呼。殞絕相屬。門戶一破。萬事瓦解。頭緒錯迕。無所措手。阿爹旅柩。別寓新興。阿姊堂殯。未測所向。汝之孺幼。法當歸鄆。豈肯遠汝。易簀之言。訊之有司。謂當奏聞。孺幼呱呱。亦以事訴。萬里跋涉。是歸之死。溫存煖熱。要吾二人。以此籌量。遂卜近郊。其地丁向。西北巒然。搆爲新宮。百步而遠。又弟三子。長策崇寶。後汝九日。亦復夭化。祔于室隅。同就安厝。嗚呼哀哉。蓋棺之後。人理了足。萬事體歇。尚復何言。汝兄與弟。身任百責。日重一日。誰助我者。此于吾弟。能忘懷耶。平時話言。一本體法。稠沓鄭重。雅所信可。死亦不昧。惟此一念。恆毋淪溺。世間諸緣。自有次第。以吾二人。殷勤辦護。似無足憂。汝目不瞑。豈有戀耶。咄汝往哉。捨此癡愛。窆後三日。肴酒安慰。骨肉皆臨。尚願歆茲。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學易集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劉跂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版權屬有徐壽齡）

G一九七七上

徐